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戰爭小說集

張夢麟等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 × × × × × × × × ×

× × × × × × × × ×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戰 爭 小 說 集

張夢麟等譯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世界文學全集

高龍芭 附珈爾曼 (小說) 戴望舒譯 一元一角

Prosper Mérimée: Colomba (Carmen)

著者的文字夙以整潔清麗見稱，此二篇尤爲其全部著作中之最佳者，布局之嚴密整齊，行文之自然流利，均無瑕疵；不特爲梅氏一生之傑作，實爲世界文學之瑰寶。譯者又以最謹慎的態度，幾番斟酌，始克譯成，對於原著忠實流暢之筆，無一字一意之差，有傳聲傳色之妙，並於書中艱深之處，均加詳細的註釋，俾讀者能完全了解。卷首又附有梅氏評傳，對於梅氏的生活，著作，思想等等，作一詳細之介紹。

心戰情變曲 (小說) 曾覺之譯 一元二角

Chateaubriand: Atala, René, Les Aventures Du Dernier Abensérage

作者不單爲法國浪漫派文學的權威者，而且爲法國十九世紀文學的開山祖。本書計有其生平傑作三種：第一種阿達拉，是以美洲風物作背景，用兩個情人的對話組成故事，這是浪漫文學中的所謂向外心情的描寫；第二種雷儀，爲自傳式的個中人物的自白，其中主旨，在說明浪漫文學運動中之世紀病；第三種阿邦色拉基末代王孫的艷遇，則爲一篇歷史的小說，描寫建國在歐洲的亞拉伯王孫的艷遇，這是浪漫派文學所謂懷古之幽情，回向東方心情的筆調。譯文忠實流暢，婉轉生動。

中華書局出版

序

西人曾說過 *Life is battle*（人生即戰鬥）這個話，不單只從個人在人生裏也就如兵士在戰場上一樣，不努力奮鬥就不能生活——不單只從這一方面，看出兩者的極其相似，更從別的方面，這個比喻也是極其正確的。譬如說人生的真相，在那灑乾切好了（*dry and cut*）的政治，經濟歷史……等裏面，並看不出來，同樣戰爭的實際，也不能從這些東西裏面得到。只有在文學裏，我們才看見那些表面似乎瑣絮細微，其實却是人生最重大緊要的東西。同樣，政治歷史裏所沒有記錄的實際爭戰情形，只有從戰爭文學裏去找尋。在一般文學裏我們得到生活的認識，在戰爭文學裏，我們得到戰爭的評價。因此，我們提供了這小小的一部戰爭小說集。

編者

戰爭小說集目次

序

- 奇蹟……………杜蘭譯作張夢麟譯(一)
- 舞女……………高爾斯華綏作錢歌川譯(二)
- 國與國之間……………蒙搭格作伯符譯(三)
- 戰爭的終局……………克倫作章石承譯(五)
- 一隻貓的死……………愛格勃來赫特作張夢麟譯(六)
- 夜襲……………歌德堡作虎生譯(七)
- 盲中尉……………格拉彭霍斯特作林淡秋譯(九)

奇蹟

杜蘭諦作
張夢麟譯

在一間小磚牆的屋子裏，司令官正來來去去地走着，一面不耐煩地捋着他的鬍子。兩天以前，他還在後方駐節地的公館裏，過着舒適的生活；從那時起，便得着命令，移到前線來，此刻正在一家毀壞了的農家的地窖裏。這裏便是他發號司令的大本營了。此時正是一千九百十五年的仲冬時候。他擔負的這一面陣地，兵力非常單薄；而敵人的德國方面，兵力較他雄厚多了。

他發了緊急的請求，向總司令部要求急速增派援兵，已經是兩次了。這個小小的重要軍事地點，情勢非常危急，若被敵軍衝破，便可影響及於亞拉斯的全線。

『沙雷上尉還沒有回來嗎？』他發怒似的向着傳令軍曹問了。『你說第十七號哨兵，已經來報告過他經過了。難道你沒有告訴他們？若是上尉來了，就叫他即刻進來嗎？』

站在桌子邊的，是一個金黃頭髮的青年軍曹。他聽見司令官這麼囑咐，心裏也有點厭煩起來，便悄悄地微微把肩膀聳了一聳。這老頭子等得不耐煩，着起急來了。他是一個良好的軍人，便決意立刻訴諸行動。

『將軍，我去查問一下來。』向司令官行一個軍禮之後，便向着門邊走去。

正在這個時候，門呼的一聲大開了來。老司令官也不禁起一瞬時的驚愕。因為一個中世紀的高僧，會來向着他行最正確的法國式軍禮，這是不常有的事。走進來站在他面前的人，是一個穿着中世僧侶服的石像，衣服的摺紋，是灰色石膏凝成的。那垂着的長鬚子，也是石膏做的。臉上帶着灰色石膏製的假面，一點表情也沒有。只有兩隻眼睛，藍色而光亮，是活鮮鮮的。

『有消息嗎？』老將軍吼着問了。

『沒有。』從那假面後面，回答出來的聲音，平板而不像人聲。驚視着的傳令軍曹，都抖戰起來。

『把你的經過，報告上來吧，上尉。』將軍平靜地說了。

『我遵照命令，在天明前一個鐘頭，便走上S. J.山頂。在這個山的三叉路口，有一間破廟，破廟的前面，正俯視着敵人的陣線。這裏本來立着一尊克里斯脫夫聖者的石像。我們已把這尊像移在破廟中的地窖中去了。我便裝成這尊石像的樣子，窺探敵軍。將軍，你是知道的，這個破廟的位置，離我們前線，僅僅七十五米突。而離敵軍的陣線，有三百米突，所以我在此偵察，並不受敵

軍的危害。但是也正如你的預料，這裏並不能安設軍用電話。因為這尊石像，恰好在破廟前面的正中央，周圍並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掩蔽着電話機械。而且這尊受難聖者所站的神龕，實在是太小了。不合我的式。我站在那裏，一直站到天黑後一個鐘頭。可是德軍的陣線裏，並看不出有什麼活動。從那上面看敵軍，果如我們所想，是看得很的確的。」

說到這裏，他身子輕微地幌了一幌，又加上一句：「但是那裏真冷極了！」

「呵呀！」老將軍喊了說。「我怎麼這樣粗心！可是我也是心焦極了。快點，軍曹——拿白蘭地來！在那裏，就在桌子底下。再拿咖啡來！沙雷上尉，你能够坐下來嗎？」

「不能，將軍。」上尉微弱地回答說。把身子靠在桌子邊上。「但是若你許可的話，我就把這衣服脫去吧。無論如何，明天又得再幹一回。」

青年軍官，得了軍曹的幫助，便把那中世僧侶的服裝，從身上脫下，他便坐了下來。又用手急忙地敲了兩下，鬚子一齊落了下來，現出光光的下頰。他的臉的上部，還帶着石灰做的假面，上下對照，成一個奇怪的樣子。

熱氣騰騰的咖啡，和白蘭地拿來之後，他幾大口便喝完了。

「呸，兒兒，」他說了。「那山頂上真是够冷，將軍！」

「呵，那些在巴黎辦事的人！」將軍憤憤地說。「他們答應替我們送偵察飛機來，已經兩星期了。可是什麼也沒有來。至於講到飛機，直到德國的單葉機出現以前，簡直就沒有過飛機。」隨即變換口調，對上尉道：「這個職務是不是太辛苦了？你能幹下去嗎？」

上尉站起身來。「將軍！」他說了。他的聲音已較剛才強大。「當我志願來幹這個事的時候，我已知道是件極難極苦的工作。經過了今天的經驗，我可以告訴你們，真是不容易。但是，我自己能幹下去，再幹幾天也行。」

將軍蹙着眉頭。「我不知道怎麼樣辦才好。」他說了。「這樣地去偵察敵人，真是想入非非的事。可是，不管他怎樣，你既是這麼熟悉德語，何不用新式的擴音機去偵探，你想，這不較之你現在幹的工作，還要多得一些消息嗎？至少，你應該要藏住身子，不應跑在那完全被敵人看見的山頂上去。」

「將軍，我已經對你說過，要點便在這個地方了。山上的石像，他們都見慣了，所以更不用眼去瞧他。除開有中流彈的可能而外，並無別的危險。擴音機的裝置，昨天我們已證明出來了。從那

裏面，什麼也聽不出來。敵人的陣線是太遠了。所以只有這一個法子。』

『好吧，你也無須久幹下去。我來算算……今天是星期二。總部方面終於告訴我們說，援軍已經開拔，星期五的下午，就可到了。所以如果敵人等到那個時候才攻，我們就可以抵禦得住。可是現在呢！——他絕望地張出兩手——』如果敵人集中他的全力，來壓迫這一處，我們又沒有準備和他們相抵；——在這裏和他們相抵，我們就完了。我們不能擋住敵軍。我們如果一敗，全線也就破碎。這實是一場大禍。』

『我知道，將軍。因此，所以我非從這一方面，去偵察出一個結果來不可。』

『可是身子一點都不能轉動，你那能這麼地站那樣久的時間呢？那裏離地是不是有十五尺高？』

『在神龕的壁後，我們掛得有鈎子。』上尉說了。『鈎子就掛住我的腰帶上。假若沒有這個東西，我真是一刻也不能站，因為足臺只有一尺寬。』

將軍走到掛地圖的牆邊去，指着地圖。

『S. I. 山高出戰壕一百八十尺。又加上十五尺，就算二百尺。不錯，在這麼高的地方，應該

看得見了。」

「看得見，將軍。」

「我想敵人一定從我們右翼，由大路上來攻。如果左翼方面的泥沼，已經結冰的話，他們的步兵，也許可以走過，但是機關鎗，大砲等東西，就通不過了。一定通不過。我想已經結冰了吧？」

「是的，將軍。但是還不能通過鎗砲等重物。巴多德軍曹和一小偵察隊，在天剛黑後，出去看過來。他說有好幾處的表面，已經很厚實了。但是，隊中有一個人，曾跌下到一個溝渠裏去，那裏的水，較別處更深。這樣看來，一定還不能通行很重的東西。」

將軍安心似地，嘆了一口氣。「不錯，」他說了。「敵人的攻擊，一定是從大路上來。我非在這一面，準備着去抵禦不可。如果我真確實地知道了的話！……」

破廟的牆壁上，很是寒冷。那裏正俯臨着荒涼的谷地。裏面也有毀壞了的房屋建築，也有亂纏着的電網，那霜灰色的田裏，也有砲彈炸裂過的，黑色的地洞。天漸漸發亮時，沙雷已能望見德軍的陣線，只見一縷一縷的黃煙，昇了上來，敵人此刻正在弄早飯了。在他左手的沼澤，尚被一座

霧峯遮掩着。一陣陣的晨風，吹過佛蘭達平原，濃霧也就漸漸地吹散了。

在這個景色之中，藏着好幾千人，互相準備着廝殺，誰也看不出來，此刻真是奇怪地寂靜而空虛。早晨的時間，漸漸過去，於是陣線裏也就更呈現活氣出來。沿着敵人的電網，炮彈已開始在那裏爆發，在炮彈的後面，他看見冒出一陣陣的黑煙，中心夾着一團火焰。這便是法軍的重炮，在那裏無目的地放射，想探出敵人的連絡線來。

德軍的鎗炮，差不多沒有回放。他想，這不是好兆頭。敵人一定是已差不多準備攻擊，所以才極力小心地藏住他的炮臺，不使人知道。

到了正午的時候，他聽見頭上面一陣爆音，原來是四架德軍的戰鬥飛機，飛過陣線去。法軍的空軍，一架也沒有看見。在這寒氣之中，一點也不能動地，靜靜的站着，若要人不磕睡起來，不弄得恍恍惚惚的，直是困難得很。幸而腰上圍着的革帶，把他很緊固地扯住，而從足到腰上的石膏，又使他的膝蓋不致彎曲。時間移動得非常緩慢，差不多沒有什麼標記，來記錄它的經過。

他脚下的山坡上，突然爆發三個從法軍射來的炮彈，把他從似睡非睡中驚醒了。這便是他們的記號，告訴他此刻已是兩點鐘——到天黑還有三個鐘頭；最多四個鐘頭。可是，他還是沒有

偵察出什麼，可以回去報告的。

他用盡目力，向東方望去，可是那條在德軍戰壕背後，一直通到森林去的白路，仍是空無人跡。有一次，他看見有四個人，各相距五十碼，很小心地在法軍的彈雨中走過。這是不是有什麼意義呢？是不是敵軍的司令部，在攻擊之前，作最後的檢查呢？自然，他們坐來的汽車，一定是藏在森林之中。可是就知道是這麼一回事，於他也毫無幫助。因為他們最急於想知道的緊要問題，並不是幾時才攻擊，而是從什麼地方進攻。

也許將軍的話說對了。他的這個偵查的考案，真是輕舉無謀，毫無價值。將軍即不是這樣說的，無論如何，他說的總是這一類的話。可是他真是個想得週到的人；爲自己想到預備下瓶子和管子。

這抖戰的中世聖僧的長鬚之下，安得有一根管子，管子的那一頭，便接着一隻瓶，裏面裝着咖啡，肉汁，白蘭地酒的混合物。他從管子裏吸了一口，一股熱氣，便貫注於他的全身。在這一瞬間，他好像看見將軍是一個慈愛的父親，在拿着瓶子，餵一個坐在有大人那麼大的搖籃裏的，全付武裝的軍人。自己想着這個樣子，有點好笑起來。

時間是一分一分地緩緩過去。天永遠不會黑了嗎？一陣機關鎗的鎗聲，從他左側的德軍戰壕裏發出，使他從空想中醒驚過來。望時，他看見一小羣黑影，從最近的法軍陣邊，在燈心草叢中躲着，向着結冰的水沼前進。

『哎呀！老頭子真是着急起來了。在這麼大白天，叫這些人出來偵查。也許他想去試試結冰的程度。』沙雷自己這麼想着。

一瞬間後，德軍的戰壕左右，不住地有炮彈爆裂，他們的機關鎗，便緩了下來了。叫沙雷吃驚的，便是一線穿灰色裝的兵，從敵軍的戰壕裏，公然地跑了出來。炮彈更熱烈地放射着，他望見燈心草叢中，手溜彈互相擲放的火光和炸裂。

他深深地從管子裏吸了一口。這簡直是正式的戰爭了！可是，這是怎麼說的？難道他們不是從大路進攻，是從沼澤這一面嗎？如果不是的話，他們爲什麼對於只是出來偵查的偵察隊，加以反攻呢，這一定有什麼原故。天呀！假定他們在前一晚，已把迫擊砲或者大砲在沼澤上試驗過，此刻是想遮蓋痕跡，所以不準法軍來看嗎？不錯，許是這樣。每天冰凍，使這沼澤一天比一天堅硬。炮彈的往來放射，比前更加密了。所有的大砲，此刻都全吼了起來，空中滿飛着往來炮彈的

嘶聲。從德軍電網裏，又出來一隊灰色的人線，這一回是一個縱隊形，沿着山腹衝來，截斷法軍偵察隊。沙雷可以看得見他們手鎗銳利而猩紅的火口，也有一兩次，看見鋼鐵的閃光。法軍已被敵人們截住，而且衆寡已不相敵了。他們簡直沒有機會……

突然間，他覺得身體的右側，好像有一個人，重重地打他一拳似的。他身不由己地，把頭往側邊一掉。——可是，並沒有一個人在那裏。他驚惶地向下面望時，在他右肩和大腿之間，有一片手掌大的石膏，已經脫落，從那下面的白羊毛衫上，慢慢地浸出一片紅色來。他又覺得嘴裏，有一股熱而帶鹽味的東西。

他本能地吐一口痰。在他的腳間，便現出一塊紅水。他才知道是受了傷了。雖然他並不覺到疼痛。

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覺得就好像一把刀子，從他胸口，直截進來，一直刺到喉管和腦子裏來似的。在這個苦痛之中，氣都閉塞住了，便昏了過去……

等他醒了過來，睜開眼望時，仍然還是在白天。傷痛已沒有以前那麼銳厲，可是繼續不停的痛，他的右邊身子，全體，感到深深的疼痛。他留心地輕輕的呼吸。嘴裏不住地覺到血腥的氣味。但

是他還能使他的氣管，不被血液閉塞着。最當心的，便是不咳，不喘，——等到天黑了來。

他慢慢地試着吸那橡皮管子，一次只吸一湯匙那麼多。他還能吞得下去。管子裏的混合液體，添了他的氣力，頭腦也就清楚起來了。他的肺部中了一彈，——傷得很厲害。但是還有比這個更厲害的彈傷。如果救護他的人們，能仔細地抬着他回去，就如以前，盧梭受傷時，他和小麥爾修那樣的抬着他回去，——即那麼仔細，盧梭還閉塞了一次氣。可是盧梭終於恢復了健康，和沒有受傷時一個樣。此刻正在什麼地方，駕着飛行機飛哩。飛行隊裏，是要健康的人，才准許駕駛的。他們好混賬，爲什麼這裏一架飛機也不來呢？他們是不是盡都害怕着德國人嗎？

又從管子裏吸了一口。噫，好得多了……他還沒有就死，他還要幹給他們看看。

在沼澤方面，此刻已沒有一點動作了。法軍的偵察隊，已回去了嗎？恐怕沒有吧。好，他有報告的東西了。敵人的攻擊，是從這一面入手。他們決不會對於僅僅的一點偵察隊，用這樣的全力，如果不是因爲……哎呀，好痛！他連呼吸都不敢輕試了。怎麼天還不黑呢？

天啦，那是什麼！他身上雖是那麼痛，也無力地笑了一笑。因爲他看見的這個光景，太可笑，太出人意料以外了。在百碼的下面，沼澤的白色邊沿上，有一個小影子，瘋癲癲地，歪歪斜斜的跑着，

就好像一隻受了傷的兔子一樣。那影子，向前跑一下，又向後退一下，向右邊走一下，又向左邊跑一下。

沙雷極熱心地注視着，連他自己的傷痛都忘記了。那人——如果是一個人的話——跌在地上，使用手足在地面上打。沙雷又向管子裏吸了一口，是不是自己昏昏沈沈在做惡夢，或者是黃昏在他的雙眼開玩笑呢？不是，真是有這麼的光景。那的確是一個人，——穿着德軍的制服，——對着他自己，一直跑來，跑上山來了。

突然一個驚嚇，——難道敵人已猜出他這個把戲來了嗎？可是，不是的。他可以從那氣喘而充血的臉，和兩隻發直的眼睛，看出來者，並不是來捉他的人。

對着他來的這人，停住了脚步，直直地抬着眼向他望着。也許終於他猜了出來了……不。這人更向前跑了幾步，便在沙雷足下的十字架像前，跪了下來。

從他的口裏，一陣滔滔不絕的話，就像瘋人的謔語似的，沙雷最初也聽不出一個意味來。可是漸漸地就明白起來了。從這一陣可憐的敘述裏，知道了這人背的重荷，乃是罪惡和恐怖。上帝已經降罰於這祈禱的人了……那一晚上會食的時候，衆人都懷疑上帝的慈悲，可是他並不替

上帝辯護。他犯了罪，已經受了罰了。

當他說到幾長夜幾長夜中的恐怖，再怎樣祈禱，都不能驅逐這害怕的心情，又說到幾天幾天的看見被鎗炮打死同伴，死時在血泊裏，極咒罵上帝，——說到這些事情的時候，他的聲音，簡直變成一種叫喊去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今天在沼澤邊戰時，那法國人的臉，——當許密拿一隻脚踏在他的身上，去拔出他的刺刀來的時候，呵！神喲！還有明天！又要去殺人！把敵人們踏碎在輪子底下。呵，神喲！呵，基督！慈悲慈悲呵！

沙雷的腦子，就像燃燒着一樣。沼澤——輪子——輪子渡過沼澤！那麼，他猜的是不錯了！他一點氣也不敢出，因為怕噙着氣管。他決不可就死。他非耐着等他們來不可！

不錯的，天氣是越來越黑了。德軍的陣線，已經隱藏得看不見了；沼澤這一面，只是朦朧地一片白色。再一個鐘頭，他們就一定會來了。可是，這個德國兵，——他怎麼辦呢？發出一個警告嗎？他

……

在下面跪着的人，又開始說起話來。說時不像剛才那樣的瘋狂。難道他的信仰，完全是虛偽嗎？天上沒有上帝，沒有希望，沒有慈悲嗎？上帝只是一個騙人的東西嗎？他怎麼能說，怎麼能知

道呢？

暫時之間，他沈默了一下，隨即舉起雙手，祈禱起來。就像一個小孩子似的，說得很慢。他說：——「在天上的神父，我祈求你，求你幫助我。我在你的眼前，犯了罪惡，已經受了懲罰了。這是你的意志。只是求你給我一個顯示，證明你是上帝，——給我一個顯示，來維持我的信仰。」

說了，他磕下頭去，一直到他的前額，和十字架像足前的地上相觸。沙雷想靠向前去監視着他。他的創傷，突然使他覺到劇痛。

從下面，來了一聲驚愕，很低聲地說：「血……血！」暫時沈默了一下，接着便是一聲高亮而狂喜的叫喊：「神喲，你滴血在我的頭上！我感謝你的這個顯示。」

德國兵跳了起來，在胸前用手畫了一個十字，很決然地說：「這就夠了。」隨即掉轉身軀，向着德軍的陣線，舉起決然的步調，走入黑暗中去了。

此刻沙雷已弱了下來，已差不多陷入不省人事的狀態了。這些是不是都是他做的夢呢？他的同伴們，是不是永遠都不會來？他還能挨到向他們報告消息的時候嗎？……

德軍的司令斯屈朗上校，站在土階的頂上一層，從這土階走下去，便是他的地下室。他站在那裏，用鼻子對着寒凍的空氣嗅着。『好的！』他說了。『很好！』

他走下階坎去，用手敲着牆上掛的寒暑表。『好的！』他又重說一遍。『凝結得好，水上的冰，一定載得住！』

牆上掛有一張地圖，圖上有幾處釘着一些小旗子。上校從桌上取了一束紙片來，沿着釘小旗子的線，一片一片地釘起記號去。突然間，電話的鈴響了。

『喂……哦……是總部嗎……要我去會——甚麼？放開膽子，說明白一點……你知道我忙得很……甚麼？何爾池神父……好吧，告訴他我不能會他。我太忙了……甚麼……那嗎，止住他不要來……那嗎，你早應該止住他的。』他不高興地把聽筒掛上。

上校皺着眉頭，叫着他的副官說。『許爾傑中尉，我剛才接到電話，說何爾池神父要會我，已經在路上來了。你在路上去攔住他，告訴他說我太忙了。難道他不知道我們明天，天明時要進攻嗎？而且我還要等總部的電話來。可是——說委婉一點。噯，這些波瓦利人！如果是一個普魯士人的牧師的話，在這樣的時候，他會跑來打攪他的司令官嗎？』

他的屬僚，笑了一笑。『是，我就去辦理。』他行了一個禮，便走出去了。

斯屈朗又轉身去繼續他剛才的工作。他取了一條紅粉筆，在地圖上橫橫地畫了一道線，在線尾寫了午後六時幾字。隨即把一列小旗向前推進。

『如果都對了的話，』他低聲地自己對自己說。『當然一定是對的。四十八小時之後，我們便到了亞拉斯了。現在就等總部的電話來。』

上校坐了下來。一切都準備好了。到了天一亮，這粉碎的一擊——法軍出其不意，只有破滅。於是斯屈朗上校，便成了斯屈朗將軍！全軍中最年輕的將軍！

土階上的人聲，攪擾了他的清夢。門呼的一聲大開了，一個小身而紅臉的人，奔了進來。

上校站起來。『何爾池神父！』他不自然地說了。『真叫我吃了一驚——』

牧師伸出他的手來。『我知道你忙得很，上校。但是這事的情形不同。你非聽我說不可。』

斯屈朗低眼向他凝視着。『神父，你知道我下了命令，不準任何人來打擾我。有緊急的軍事

——
牧師對於上校責罵似的口吻，好像沒有聽見一樣。他說，『可是上帝的事，你得先辦。我和格

羅斯納一塊兒來的。你非會見他不可。」

上校皺着眉頭。『格羅斯納？格羅斯納！何爾池神父，你也許不知道格羅斯納中尉臨陣脫逃，在最緊——』

他又被神父攔住話。『你等一會再自己下判斷好了。』牧師說。『此刻，你非會他不可，我要求你會他。』

暫時之間，斯屈朗上校的兩眼，燃着憤怒。他隨即簡單地說，『很好，叫他進來！』上校無表情地，望着這滿身泥土，衣髮散亂的青年軍官打量。他的前額上，有一塊血污。他並不向長官敬禮。

上校等他開口。

格羅斯納一點不怕地，和他對望。『我回來了。』他說。

『唔。』上校說，向他望着。

『我看見了一個奇蹟。』

『說下去。』

『一般人都說宇宙並沒有神，因為如果有神，他一定不讓世界發生這麼的戰爭。可是宇宙有神的。我親眼看見一個奇蹟了。』

『說下去！』

『我到那山上的廟子裏去祈禱，因為我臨陣逃跑，失掉了信仰，天又黑了起來了。我求上帝給一個顯示，這血便滴在我的頭上來。現在，我非去告訴我的同伴不可。』

斯屈朗向他望着。

『我要把頭上的這血，給他們看。』格羅斯納指着額上的血痕說。

『那是什麼東西？』上校厲聲地問了。

『我在那破廟牆上的大神像底下，對着十字架祈禱。因為我失了信仰。我求上帝給我一個顯示，救我。於是上帝的血，便流在我的頭上了。因此，我回來告訴全軍的人。就只是這一點事。』

『就只是這一點嗎？』上校重說一道。

『就只是這一點。』

在這好像永遠不會打破的沈默中，只聽着鐘擺滴滴嗒嗒地響着。

突然間，斯屈朗的拳頭在桌上震響起來。「是真的！當然是真的！我才明白了！」他喊了說，從電話機上，扯下聽筒來。

「接上前線的電話，——緊急……喂！是佛洛斯嗎？……是的，我是斯屈朗。即刻第一大隊偵查隊，到小山上的廟子裏去，即刻就去！去檢查牆壁，十字像和聖像，去找出地上的血跡，看是不是新鮮的……不要問理由，即刻照着我的話去做！派一個人到此地來報告！」

他轉臉過來，向着惶惑的牧師。「你的奇蹟，是一個法國人。」他說了。「他的顯示，也是一個法國的東西。把他帶去吧，我交給你看管。」

他意氣消沈地手擺了一擺，又加上幾句，好像把他的沉思大聲地表示出來。「怕就是這麼一回事了。除非是他們把他捉住。不然，我們就完了。現在來改變計劃，已經太晚了。」

那在十字架像的上面淒涼的聖像，在黑暗裏，一點不動地垂着，緊緊地縛在牆上。

石頭和金屬相撞的聲音，黑暗而淅淅簌簌的人影。即刻就聽見柔和的法國人聲音。「上尉，我們來了。」

沒有回答。沈默，冷凍的地上，一大塊血跡。

他們把樓梯靠着牆，將那重重的聖像，移到地上來。

一個低聲：『死了嗎？』

『不知道，拿白蘭地給我。』

沙雷上尉的眼睛睜開了。喘着氣。

『聽我說。』他氣息懨懨地說。

來的人，拿耳逗進他慘白的唇邊。

『聽得見嗎？……告訴將軍——攻擊——攻擊——』

『是，我聽得見，上尉。』

『攻擊——從沼池方面——明天——一定的——』聽的人，重述一道。

『告訴——將軍——攻擊——從——沼池方面——明天——一定的。』

沙雷閉上眼，又睜開來。他們很小心地抬着他走。就像他當日和麥爾修抬盧梭一樣。即刻一個外科醫，便來調護他了。

舞女

高爾斯華綏作
錢歌川譯

『姆姆，那舞女很憂愁的樣子。她兩手捧着她的頭坐着，兩眼凝視着虛空。看來很可怕的樣子。我想使她祈禱，姆姆，但是那可憐的姑娘她不曉得祈禱是怎樣做的；她一點也沒有信仰。她甚至連自己的過去，都不願意告白出來。她是一個異教徒——而且是一個很固執的異教徒。我們要怎樣辦才好呢，姆姆——在這幾點鐘之內，使她快樂一點？我曾設法要她告訴我她的遭遇，她却老是不回答，她只管坐着凝視虛空。我看見她就要心痛。在她死以前，沒有一點安慰她的辦法嗎？死得這般年輕——這般生命橫溢；而又毫無信仰！這樣一個美麗的少女，要去鎗斃呀，真可怕，姆姆！』

那身材小巧的中年的尼姑，舉起兩手交叉在她灰色衣服的胸前。她那雙褐色而和藹的眼睛，仰起來訊問着她前面的，那在頭巾和光滑的灰白頭髮之下，看來像蠟一般的青白色的臉。在那灰白色的尼服之下，瘦得簡直不像是肉體似的，屹然直立着的尼院長，沉在深思之中。在她看管之下的那女偵探，是一個說是承有吉卜西（Gipsy）的血的舞女——或是混有一點慕爾

(Moore) 人的血吧？——她從她的情人一個法國海軍士官那里，聽取了一種軍事上的機密，而將它賣給在西班牙的德國軍隊。在裁判上當局者說完全沒有疑問。他們把她送到尼院裏來說：『請給我看管她一下，到十五日為止。她和你們在一塊，比在牢內要好些。』槍斃——一個女人！聽了都使人不寒而慄！但是——這便是戰爭！而且是爲着法國！

且說那院長俯視着那身材小巧的中年尼姑回答了：

『我們得看看，孩子，帶我到她的房間裏去罷。』

她們徐徐地走進去了。舞女正坐在她的床上。她的皮膚完全無色，除了因受着東洋民族之血的關係，而微帶橙黃色以外。面貌是蛋殼兒形，眉毛微向上斜。黑頭髮分作兩股垂在前額上。嘴唇雖很銳感，然纖細可愛，一線皓齒的光芒從其間漏出。兩腕交叉，宛如在壓制着她那柔軟的肉體內部的火似的。帶着馬拉札 (Mars) 葡萄酒色的眼睛，透過白粉的牆，透過訪問的客，像一個籠中豹的眼睛一般，透視着前面。

尼院長開口說道：

『你有什麼事情想要我們替你做的嗎，姑娘？』

那舞女聳了一下肩。

「你很苦吧，姑娘？聽說你不肯祈禱，唉，真可憐。」

在舞女的曇花一現的微笑裏，包含着——一種豐富的調子，或一個長久的接吻的味道似的甘美的東西；她搖了一下頭。

「誰都不想說什麼煩惱你的話，姑娘；對於你這樣苦悶，我們都覺得可憐呢。我們都能理解呀。有什麼想讀的書嗎？有什麼想喝的酒嗎？總而言之，有什麼東西可以少許分分你的心的麼？」

舞女將兩手緊鉤在頸後。那種動作，優美曲折——她的全身都美。尼院長白蠟似的面頰上，微露紅潮。

「你願意跳舞給我們看麼，姑娘？」

那舞女的面，再浮出那種微笑來，而這次却沒有即時消去。

「我很願意。那我非常高興，馬丹！」

「那很好，我就叫她們拿你的衣裳來。今晚吃過飯以後，在食堂裏去跳舞吧。若是你要伴奏，

——我們可以預備一臺鋼琴。馬蒂德姐是一個很好的音樂家。」

「音樂——一點兒簡單的跳舞。馬丹，我可以吸煙嗎？」

「那自然可以的，姑娘。我會叫他們替你拿紙烟來。」

舞女伸出她一隻手來。尼院長在自己瘦弱的指間，感到它那柔軟的熱氣。到了明天，它就要冷而僵硬的呀！

「那末，等歇見，姑娘……」

「那舞女會爲我們跳舞呢！」這句話登時傳遍了全院。大家都像等待着一個奇蹟似地，在焦待着。他們安排了鋼琴；謀到了樂譜；坐下來用着晚餐，——不斷地耳語。好奇怪呀！闖入呀！那回憶中快活的小精靈呀！多麼像演劇似的可驚嘆的事情呀！隨即夜飯吃過了。食桌收拾乾淨，搬開去了。在那背靠着壁的長椅子上，有六十個戴着白頭巾的灰色的人物在等待着。——在中央的是尼院長，鋼琴前面，坐着馬蒂德姐。

那身材小巧的青年的尼姑最先進來；接着就是那舞女向着這長長的粉白的食堂，在那黑槲木的地板上搖搖擺擺而來。所有的頭都轉過來了，——只有尼院長就坐着沒有動。想着：「只

『要它沒有使誰個輕薄的頭中，發生什麼想頭就好了！』

舞女穿着一條黑綢的長裙，脚上着的是銀灰色的鞋子和襪子，腰間纏着一件寬闊而緊貼的黃金的網狀細工，胸上緊貼地包着一層鑲有黑花邊的銀灰色的絲織物，手臂完全露在外面；一朵鮮紅的花，插在她的黑髮上的一邊；手上拿着一把黑色的象牙扇子。她的嘴上剛用口紅塗過，眉毛也剛用楊枝刷了。她那撲着粉的面孔，就和一個假面一樣。她站在食堂的正中央，眼睛朝下望着。馬蒂德姐開始彈起琴來。舞女舉起了她的扇子，在那種西班牙的跳舞之中，她差不多是站在一個地方不動的，僅將身子大搖小擺，或周圍旋轉或保持平衡。而她的眼睛却在這一長列的面孔之中，和投箭一般地從這個射到那個，在那長列的面孔上，真不知有多少感情表現着呢——好奇心 and 疑惑，快感，懼怯，恐怖，共鳴。馬蒂德姐音樂一停，便有一片咕嚕之聲沿着尼姑的排列隨之而起，同時那舞女也就微笑了。馬蒂德姐繼續再彈奏起來，舞女儼然是要抓住那沒有聽慣的音樂之旋律似地一時竟豎起耳朵來聽了。隨即她的脚便動起來，嘴唇也張開了，她真像一個無憂無慮的花蝴蝶似的，快活而溫柔呢。旁邊看着她的人們的嘴唇上，浮出一片微笑來，同時一種愉快的咕嚕之聲也悄悄地流露了。

尼院長坐着屹然不動，嘴唇緊緊地閉着，手指互相交錯過去的幻影好像從一個奇妙的古音樂箱中出來的人物似的，不斷地在她的腦中出入着。她想起了她在普法戰爭中戰死的愛人，以及多年以前她自己遁入空門的往事。這個從異教徒的世界來的，黑頭髮上插着紅花的，明眸粉面的嬌娃，竟激動了她自己對她過去所有的那種華麗的生命之脈搏而懷着渴望。她在那種生命之脈搏還未十分消去的時候，便帶到教會裏來將它們埋葬了。

音樂停而復始。現在所彈的是一曲在生命的脈搏——祕密而幽暗地跳動的——已被埋葬之後，而能激起對其追憶之情的哈巴勒（*Habañera*）。尼院長將頭左右顧盼了。她沒有什麼聰明不足之處嗎？這麼許多輕薄的頭，這麼許多年少的心！然而對這位可憐的異教的少女之最後幾個黑暗的鐘頭，——而且是迫近於死的極短的時刻，能不加以慰藉嗎！她很愉快地在跳舞。是呀，她很愉快！那種力量！那種熱烈！真可怕呀！她吸引着所有的眼睛——甚至路易斯姐的眼睛——正和蛇吸引着兔的眼睛一樣。尼院長幾乎要苦笑出來了。那可憐的路易斯姐！以及就在路易斯姐那嚇壞了的的面孔前面，她看見那年輕的馬麗姐了。這孩子是怎樣地痴望着呀——那雙眼睛，那副嘴唇！馬麗姐——這般年輕——剛滿二十——她的愛人死在戰場——而且僅僅

死了一年！馬麗姐——尼院中第一個美人！她的手——放在膝上，捏得多麼緊呀！而——可是，是呀——那舞女所凝視的原是馬麗姐呀；她朝着馬麗姐在迴旋而扭曲着她那柔軀的四肢！在那蠱惑的舞女的唇上，爲馬麗姐隱現着一種奇特而甜蜜的微笑。跳了一回又一回——像一個蜜蜂纏着一種愛好的花似的——那舞女好像專在默守着馬麗姐一樣。於是尼院長想道：『我是做了一種慈悲的行爲呢，還是一種惡魔的呀？』

那舞女舞到這一排尼姑的跟前來了；而現誇耀之色，眼露熾灼之光。向着馬麗姐投了一眄，用扇觸了一下，又吹送了一吻。『感謝各位姐姐！少陪了！』

說完便如她來時一樣，輕搖着她的身子在黑地板上滑去了，那位身材小巧的年長的尼姑跟着。

一聲嘆息從這長排的尼姑中間發洩出來；而其中竟有哭者！

『你們回到自己房裏去罷，姑娘們！馬麗姐！』

那位年輕的尼姑走向前去了；眼淚在她眼眶中，瑩瑩欲墜。

『馬麗姐，你去爲她祈禱上帝，恕免那可憐的靈魂的罪過吧。但是，不錯呀，我的孩子，這是很

可悲的。到你自己房裏去祈禱吧。」

那尼姑走路來多麼優雅呀！她也有美麗的手足，尼院長嘆息了……

早晨冷而灰色，地面撒滿了一層雪花。正在彌撒的時候，他們來領這舞女去了。不久鎗聲一響！尼院長用她顫動的嘴唇，爲那在她上帝前面跳舞着的靈魂祈禱了……

當夜她們去找尋馬麗姐，却沒有找到她。兩天之後來了一封信。

「姆姆，請恕免我吧。我回到人世去了。」

『馬麗』

死中之生！尼院長坐着屹然不動。過去的幻影又悄悄地現出來了，還有頭上插着鮮花，眼睛黑而柔媚的那舞女的臉孔，用指尖輕輕送吻而張開的嘴唇！

國與國之間

蒙格格作
伯符譯

「天呀，英國人才真叫人好笑哩！」

這便是美國V省的加利中尉，當他暫時在英國D省逗留的時候，每天惑然地反覆往來於他心的叫聲。他忠實地接受了傑夫薛武德的提議，至少把他假期的一部分，來到英國B地和傑夫的家族一塊兒過，現在他却想了起來，這樣做了的自己，結局是不是一個大笨伯。可是，他自己的祖先本來是英國人，而這個地方又是他祖先的生地，他在前線又和英國的軍官們，弄得那麼的好，他怎麼會想到來這裏和英國人們一塊兒處時，會有困難發生呢？然而困難是發生了。雖然傑夫的一家人對他是十分的親厚——至少，他確知他們是真想對他親厚的——可是老是有一種東西叫他莫明其妙，有一種東西叫他不能夠捉摸，而這東西又使他感覺到他就好像在陌生地方摸索着的一個瞎子，或者更壞一點，他就像撞進磁器店裏去的一匹牛一般。英國人和美國人，觀點上各有不同，這是他豫期到了的，可是這樣他捉摸不到的東西，却與這一方面沒有關

係。這東西還要較深，還非常的明確，他是確信如此——可是，是什麼呢？最壞的是，他奇怪地覺到薛武德一家人——即是薛武德爵士夫人，次子傑拉爾，薛武德爵士並不十分這樣——都在拉住他，使他不要他所謂的亂來，這一點很叫他不高興，傷了他的自負心。難道他是一個上不得檯盤的人，難道一個美國 V. 省紳士的禮貌，還够不上叫英國人信賴，處處都必得來指點他嗎？

他原在火線上幹了幾個月，隸屬於英國的皇家飛行隊，隊長便是傑夫 薛武德。當他的假期到了時，傑夫知道他想到英國去玩，而又一個人也不認識，便對他說在英國 D. 省的他的家族一定很高興歡迎他去暫時同住。加利中尉也想，假如情形變過了來，傑夫想到美國去玩的話，他在 V. 省的家族一定也很高興款待他，於是便毫不躊躇地接受了。接着傑夫的母親薛武德爵士夫人又來了一封招待的信，因此，加利中尉在倫敦遊覽了幾天之後，便到 B. 地來，熱心地亟於想和傑夫的家族相識，對他們的感覺，也和他對傑夫本人的感覺一樣。對於傑夫的感想，他曾在家信裏面說道：「他是飛行界中未曾有的最好的人。」每封信裏，講的都是傑夫的事，他自己的事反而一點不說，叫他的家人都喪氣起來了。

現在，他已來到了傑夫的家裏，他却差不多願他沒來——願他仍然回到陣前去在傑夫命

令之下工作，在那裏，最少你知道你的敵人是誰。這工作也許非常困難，但是却不會叫你捉摸不定，叫你奇怪，沒有藏着叫你不知道的暗流。在他看來，這個不可捉摸的拘束的感覺，好像就在他初次出現在薛家，在那客室的門限上，就湧現出來了。

當他走進客室的時候，突然間覺到他們已很緊張地在那裏期待着他，他一出現，他們便都改換了面孔，扮戲似地假裝起慇懃來。「可是，英國人却不巧於扮戲，還是給別人看穿了。」過後，他想起這一天的情景，自己對自己這麼說。

薛武德爵士夫人先起身來向他招呼，那招呼的樣子，假如他不以他那敏感覺到這是勉強做出來的話，真是非常愉快的。也許，他自己對自己說，這是英國人的不善於應酬處。

接着，她便掉臉向着她的丈夫，薛武德爵士正站着兩眼注視着火爐子，雖然那已是六月，裏面並沒有可以注視的爐火。

「却爾斯」她對丈夫說，「加利中尉來了。」在她的這聲音裏，有一種調子，這在加利的家庭裏時，他和他的妹妹南西，只要一聽見，便知道是媽媽在管教爸爸。

老頭子——加利見他是這麼的老邁，不禁吃了一驚——一聽見這話，便轉過身，伸出手來，

「你好？」他癡癡地說了，「你好？」說了之後，突然又轉過去向着火爐。

「喂，這是幹嗎呀！這老頭子不喜歡我！」加利在心中，自己吃驚地這麼說。

對方對他那麼地決然，使他很爲驚訝，不禁連忙向對面一隻長鏡裏看看是否他穿制服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可是沒有，制服看去是很好的，那麼，他不高興的，是他本人——或者是他的國家了。也許這老頭子不很喜歡美國人。

「這是傑拉爾」薛夫人繼續地用她那低聲的，遠漠的音調，介紹着說。這聲音叫這美國人聽去，感覺到他是遠漠得很。

他帶着純真的歡喜，雖然有一點兒驚訝，和傑拉爾招呼了。傑拉爾是傑夫的小兄弟，直到幾個月前他臉部受傷爲止，他在飛行隊裏工作，也和傑夫一樣的英雄，一樣的大膽。

「幸會得很，」他用他那南方愉快的，不很分明的音調，熱心地說了。一面緊握着對方伸出來的手，帶着崇敬，向傑拉爾滿面傷痕，一對看不見的眼睛望着。

傑拉爾笑了一笑，可是是一個愉快的微笑，而他的握手，也表示出了友誼。

「你這話真是個美國人的聲口，」他說了。「我應該記了起來，先說了出來，對不起。」

加利也笑了。「唔，」他說，「一般地說，我們敵國人真高興和別人相會。我們也不管誰先這麼說。只是我想不到會有這個運氣會着你。」

他記起傑夫曾對他說，也許他會不着傑拉爾，因為他不在家到聖東斯坦去了，那裏軍部在再訓練着盲目的軍人。

傑拉爾躊躇了一下，帶着幾分忸怩說，「呵，我剛轉家來過一會。老實說，我今早才到此地的。」加利注意到這躊躇了。難道是老頭子因為要款待一個從美國南方來的蠻子，有點着忙，所以把傑拉爾搬來做救兵嗎？

「我們很高興你來到這裏。」薛夫人忙忙地說，同時，他又注意到薛夫人在提調她的丈夫。薛爵士不情願地轉過身來說，「是呀，是呀，我們很歡迎你到這裏來。」就好像薛夫人在牽線頭，薛爵士便機械地相呼應，一點也不知道他在說的是什麼。接着，當他的眼睛在這位客人的身上注了一會時，他就像要從這屋裏奔逃出去的一樣。可是他抑制住他自己，又急急地轉身朝着火爐，繼續地低聲道：「是呀，是呀，」可是，結局他們並不令人可笑，簡直是悲慘。天，這可憐的老頭子是怎樣地衰老啊！加利心裏突然一痛，他想是不是這次的大戰，也在使這些老人們受苦。他

自己的父親，是不是也要像這樣地破碎，他的母親那愉快的活潑，也要變得像薛夫人那樣沈鬱的遠漠呢？但是，當然不的！他家並沒有像薛家這樣的受過痛苦。薛家最小的兒子，開戰不久便陣亡了，現在傑拉爾又那麼悲慘地受了傷。天，他們一定都指望着傑夫！當然地他們都立刻地要聽聽傑夫的消息。「我和傑夫分手時，他身體很好，他托我帶了許多口信來。」他報告了，心裏想這麼漠然地說出傑夫托帶的話，較之直接傑夫說的話說出來，比較要穩便得多。傑夫臨別時隨隨便便地說的話是：「告訴他們，我身體好得就像一隻錶一樣。」

可是，這樣說了出來的話句，明白地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因為他一說出，即刻覺得他們似乎在請他不要再提一樣。加利忙忙地拿這話來想了一想，便決定剛才所說太過於親密，不應從他這陌生的青年口中說了出來。他想他不應該直呼傑夫的名字。糟糕，這些人的忌諱真多！假若人家替他帶口信回去的話，縱令帶信的人說得笨拙一點，他的父母和妹妹會介意的嗎？但是，他也退讓一步，便加上一句說：「自然，你們已得到薛武德上尉最近的消息了。」

隔了一會，薛夫人才答道：「哦，是的。」仍然是那遠漠的，沒有色彩的音調，這音調也許會得有什麼意味，也許一點也沒有。

正在這個時候，開飯了。

薛武德夫人從空洞的火爐邊把薛爵士拉開，傑拉爾便將一隻手臂去挽住加利的，愉快地說道：「在聖東斯坦我已經學得獨自行動了，可是我還是喜歡有一個引導。」

看着他身旁這個高身材的青年，他那滿面傷痕的臉，使人想起傑夫一點也沒有傷的美好，的眉目，他曾經在空中享受過無限制的自由的，可是此刻却正學在暗中行動，這叫加利感動得虔敬起來。

「你知道我說幸會得很，並不是尋常美國人的口頭禪。」他一半害羞可是却熱忱地說了。「那是真正直率的真話。我十分的想會你。隊裏的老前輩老是拿你們那光輝的業績，鼓勵我們新來的人，維若就不停口地告訴我們你那次和四架敵機的爭鬥，而且，」他熱心地說了，「我很高興會着傑夫的兄弟，我是說薛上尉的兄弟，告訴他我對於上尉的感想，只是老實講，我說不出來。」他停住口笑了，「我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說。可是我告訴你，我隨着他赴湯蹈火都去，——或者獨自一個人去，如果他令我去的話。他真是自有航空以來最好的一個人。」

隨着這話而來的，却是使他覺得好像是一瓢冷水倒在臉上。因為隔了一會，才聽見傑拉爾

說：「謝謝你。」他的聲音就好像來得很遠，來得很形式的，使加利恨不得自己蹴自己兩腳。對於一個英國人，表示這樣的熱忱，是多麼愚笨！他想傑拉爾大約是因為人家在稱讚他家族中人時，他若表示歡喜，不很好，所以才那麼冷淡。如果傑夫得了維克多利勳章的話，你稱讚他，自然是太那個，可是稱讚傑夫的爲人，他想傑拉爾應該不會不歡喜的。正在此時，他擡眼向傑拉爾望了一望，他臉上的表情，是那麼奇怪，那麼痛苦，叫加利吃了一驚，他才想了起來一個人不能夠再飛行，一個還在壯年，前途却是無限的黑暗日月，是如何的苦痛。上帝！他在他的面前誇讚傑夫，是多麼的殘酷！悲痛地，連忙地補償他這個失言，便繼續說道：「但是論到你們兩兄弟，誰是最好的飛行家時，維若時時都主張是你。」

「那麼，維若在說謊哩！」傑拉爾說了。「我決趕不上傑夫。——他的一英里以內都沒有走到，永不能走到。」

這時他們已走到了食桌旁邊了。加利覺得非常惶惑，非常不安適。如果傑拉爾不喜歡聽傑夫的讚語，那麼，好像他更不喜歡聽他自己的。

那頓飯吃得並不舒服。這位美國人覺得如果桌上要有談話，那就該他起頭。在這個島國裏，

人仍是對於沉默是不在乎的，他自己這麼想了，他想這和美國是大不相同了。在那裏，沉默就像一個新生出來的蛋一樣，大家都立刻母雞似的叫起來，把它遮蓋着。可是在這裏，談話每每就如東西落在地上一樣，除了他而外，誰也不想把它拾了起來。他剛才稱讚傑夫的企圖，是失敗了，他以為這家人在傑拉爾的面前，是不想聽飛行和戰爭等事的。

於是，他在決死之中，終於把話頭轉到敘述美國去，叫他鬆了一口氣似地，他這個話題終於逗上了。他們很高興聽說美國的事，薛夫人還殷勤地問美洲原有的土人是否還在暴動。當他回答說在V省，除開波加洪達族而外，其餘的都已鎮服了時，她完全天真地相信他這話了。他非常地高興找着了正當的話題，便天花亂墜地說了起來，結局還約他們在戰爭停止之後，即到他的故鄉里奇蒙去玩。

傑拉爾熱忱地接受了他的招請。薛夫人也殷勤地低聲回答了一聲，並且很熱心地差不多帶着母性的愛，向他微笑。就連那老注視着菜盤子，好像不知拿着菜怎樣辦的好的薛武德爵士也破顏說道：「很好，很好，這主意很不錯。國家和國家應該同心一致的。對嗎？」

可是，那一個整夜，便只有這一件是成功的。等到這美國人早早地向他們道了晚安，退到他

的寢室裏來時，他又惑然，又喪氣，即刻銳利地生起一股鄉愁來了。

二

幾天之後，他自己告訴自己，「這家人在扮演什麼把戲——即是說，薛夫人和傑拉爾是的。可憐的老薛爵士不會這麼幹。他們玩的把戲是要我以為他們很高興地歡迎我，而其實我的個人不知有什麼地方，或者我不知作了什麼，叫他們不高興。」

他差不多決定向他們托辭，離開這個地方。但是就托辭也不是容易的事。他記得英國的小說裏，人們要設辭走開的時候，老是說倫敦有電報來叫他。可是，最糟糕的！薛家的人，都知倫敦他並沒有熟人。

最叫他生氣的，乃是他們明明地不喜歡他和傑夫間的友誼。無論如何，他們好像總不想聽他談論傑夫，每次他一想說出他這老友的友情，是如何地感激時，他即刻就感覺到他們就築起一道退守的牆來，把他拒得遠遠的。這個使他莫明其妙，使他的感情受傷，使他自樹起他的自尊來。他的結論是薛家的人，以為像他那樣的青年，不配拿傑夫當他的朋友。假如他們是這樣想的。

話，他當然很高興不再提這回事。

可是，無論怎樣地他們不喜歡他，他們確確實實地極力地在款待他。他和他的快樂，好像在那滯在的幾天中，是他們重要的目的。第一兩天過了之後，他果然地也就很能盡量的享樂。別的不說，他愛上了這古屋和周圍四舍的芬圍氣了。他每天便和傑拉爾在左右的田舍裏走。他喜歡想以前他的祖先，曾是這些綠碧的徑路，愉快的草場的承繼者。而且，過了頭幾天之後，他也看出這一家人確實開始在喜歡他，這當然使他安心，激起他無時不在預備着放散的熱摯的友情。加之，他自己偶然地以為他已發現這一家起初那樣對待他的一點暗示了。有一天，他正從薛夫人的半開門的屋子走過，突然聽見薛博士的聲音說：「天啦，伊利沙白，我不知你是怎樣地受當我看見他那麼筆直的身軀，那麼好看的樣子，那麼一點沒有受傷，拿我們可憐的孩子比起來，想起……想起……」

加利中尉連忙走出聽力距離之外，可是，現在他知道老頭子不拿眼睛看他，初時，還使他驚訝一陣，是爲的什麼了。老頭子看他站在傑拉爾的旁邊，自然很容易地會恨他那健全的樣子。和傑拉爾本人，他是很好的交情。傑拉爾是一個最愉快的伴侶，一肚皮的關於這鄉村的歷史和故

事，這鄉下的每一步，他在小時，都和傑夫，還有那最小的兄弟，三個人一齊都走遍了。然而就是在傑拉爾方面，加利中尉有時也感到那種遠漠和退避，那種他們一齊向他表示過的防禦的態度。譬如那天上午，他們一塊兒在園子裏的草地上滾着。美國人乘着他那常有的熱心的態度，不加考慮地又講到傑夫一段特別勇敢的飛行故事來，突然間，他覺得傑拉爾在草地上滾翻過去，把臉埋在兩臂裏。於是，他不自然地中止他的話說：「自然，他自己一定已寫信回家來說了。」

「沒有，若果他寫了信的話，我並沒聽見說，請你繼續說下去。」傑拉爾不分明地低聲說了。一陣同情和後悔，壓倒似地起在美國人的心中，他悔恨地叫道：「我真是一個禽獸！我老是忘記了，總愛說到飛行上去，我知道這是如何使你傷心的！」

傑拉爾困難地呼吸了一次，「是的，」他低聲說了。「你說的是有在某一方面使人傷心——你所不能理解的某一方面。但是我還是想聽你說說下去吧，關於傑夫的事。」

加利便繼續說完他的故事，說到終尾道：「我相信全隊裏再沒有別的人能幹他所幹的這事。——我告訴你，你的老哥真是百萬人中的一人。」

「天啦，我還不知道嗎！」傑拉爾暴發出來了。「我們三弟兄便是世界上最快活的好朋友。」

他即刻轉到像喉管被塞住了似的聲音「傑夫和小兄弟，我而現在……」

他沒有說完，可是加利已經知道他的意思。「現在小兄弟已經死掉，他自己受了傷了。」但是，天，美國人想：「傑拉爾以爲他現在成了瞎子，傑夫便會回家來傍着他嗎？唔，怎樣也不會的！」

「傑夫非常地想念你們！」他熱心地爲他朋友的忠誠辯護。「有些時，我們正玩得非常高興，他突然托辭獨自一個兒走開。維若告訴我，那是他非常爲你們傷心。維若又說傑夫曾有一次對他說，寧願他自己來受你們所受過的——所以你竟可永遠地信賴他！」

傑拉爾作了一聲怕人的喘息。「我……我知道他是這樣的感覺，」他說出來，「我們互相都是非常地相愛。」接着，他把他的臉更重重地埋在草裏，他的長身軀，全體都抖動了。但是並不是很久。即刻他拚命恢復過來，低聲道：「吧，不管是怎樣的遭遇，我們也得支持起去。」說後不接氣地向加利道歉道：「你一定以爲我是一個大傻子！我對你很失禮了。」這樣過了不一會，他坐了起來，把剛才的話放在一邊，對加利說道：「我們在面着城濠。它有一段很有味的傳說，我得告訴你……」

「你看，就是這樣。」加利心裏想：「不管傑拉爾是如何的苦痛，他還是非支持着不可，非使

他的客人愉快地過着不可。」這使這位美國人覺得自己終是個局外人，太年輕，就好像他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年紀，足以使他們向他表示真正的感情。

他還注意到別的一件事：是他們好像不想要他見着別的人。他們從沒有帶着他到什麼地方去拜會過什麼人過。如果家裏有客來時，他們便慌着想把他弄到別處去。這事也使他的自尊心受傷，到底他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呢！

三

可是，在他在薛武德家逗留的最後一個下午，他自己向自己作一個悲慘的微笑，自己告訴自己他的禮貌大約是進步了一點，因為他們帶着他到教區裏去赴茶會了。

他特別地想到那裏去，因為從維若——他是從小就和薛武德家相識的——開玩笑的口，他知道傑夫和牧師的小姐已經定了婚約。就如他自己很想傑夫去會會他的情人沙麗一樣，他也很想會會傑夫的愛人西比爾蓋諾小姐。

他不期望會和她獨自地密談，但是結果偏是這樣。他們都在牧師家的庭園裏，傑拉爾和牧

師在他和西比爾小姐的稍後一點，那時他們正在一條兩旁是籬笆的一條長徑上散步着。在籬笆的那一面，便是薛夫人和牧師的太太坐在桌子旁邊，正在這個時候，他聽見牧師夫人很清楚地說道：「我怕這太使你們難過了——你應該讓他到我們這裏來住。」又聽見薛夫人快快地回說：「哦，不，那是不可能的……」

「來——從這裏來——我得指你看從這亭子裏看出去的景緻。」西比爾小姐氣息不接地打斷了他聽她們的說話。她一隻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便突然地把他引入一條側道上去。

美國人向她望時，由不得在她那美麗的臉上，看出恐慌和痛楚的樣子。明白地剛才聽見的兩句話，是在指他而言，對這全體的情形，他是非常地惑詫，便衝動地說道：「到底我是什麼地方不對？為什麼他們大家這樣地討厭我呢？是我作了什麼——或是他們不喜歡美國人嗎？**老老實實地我請你告訴我。**」

她靜靜地聽他說，向他望着，她那碧藍的兩眼，滿裝着苦悶和焦愁。

「呵，對不起」她叫了說，「你這樣想時，他們要難過極了。」

「可是，是怎樣一回事。」他執着地問。「他們不喜歡美國人嗎？」

「哦，不是，不是那個……完全是相反的！」她熱心地回答。

「那麼，是我個人有什麼，他們不喜歡的了？」

「不是，不是！決不是——請你不要那麼想！」她哀求了。

「可是，我要怎樣想呢？」

「現在什麼也不要想！」她說了，「等一等，你就會明白了。」

她很明顯地非常苦悶，他只得停住不再追求。又恐怕她以為他不知道好歹，便又加上一句道：「罷，不管怎樣，我却過了很快活的幾日了。他們已為我當心到，一切使我快活的事，他們都做到了。」

她急忙擡起頭來望，叫他鬆了一口氣的，是他終有一次，他的話說對了。

「那麼，你很快活地過了？」她熱心地問。

「非常的快活。」他熱忱地使她確信。「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對我的款待。」

她很滿足地嘆了一口氣。「我真高興！」她說了。「他們要你很快活的過，這便是我們大家的希望。」

他感謝地望着她，想着她那英國式的美是如何的甜蜜，她當心着他要快活地過，又是如何的好。她和他的愛人沙麗是如何地不同喲！——她的身材，幾乎可以分成兩個嬌小的沙麗了！她又是如何地淑靜！他那麼敏捷而活潑的沙麗，還說不上兩句話，便要雀子似地在他周圍跳躍又跑開的。可是他却斷定這兩個女子一定會成好友，就如他和傑夫那樣。也許戰爭停了之後，他們大家一齊都會成好友的。於是，他開始談起傑夫來，他確信如果情形變過來的話，沙麗一定也要向傑夫口裏聽他的消息的。即刻，他就覺得西比爾小姐靜靜地注意聽他說，這使他很高興，果然的，她真愛他的老友。她雖是一言不發，掉轉她的臉兒，當他們慢慢走着時，他神經質地摘着道旁籬笆上的葉子，他還是繼續說去，傾倒出他對傑夫的讚美。

最後，他們走到亭子中的一張長椅上來，從那裏，可以看出一個碧綠的，福利的景致。這裏是一個與其他相隔絕，祕密談心的所在。呵——呵，假如沙麗能在他旁邊坐着的話！當他想到這裏，他覺到大約西比爾也在想望傑夫，正如他想望沙麗一樣。

他便在她的旁邊坐下靠向着她，以一種友誼的，差不多姊弟似的理解的微笑，說道：「你一定願坐在你身旁的不是加利中尉而是薛武德上尉吧。」

這衝動的言詞剛一出口，他就知道他又做錯了事，笨拙而不能寬恕的親密。她塞住了似地喘了一口氣，那一雙碧藍的眼睛舉起來向他注視，睜得大大的而且帶着吃驚的樣子。天，他真是亂來！無怪乎薛武德一家人不放心把他引入交際了！他簡直沒有祈原諒的話可說，最後，他只有表示說他這樣不客氣地探她的祕密，是因為他也想把他自己的祕密說給她聽。於是以一種不自然的敏速，伸手到胸口邊的衣袋裏去，把常常放在那裏的沙麗的照片拉了出來。

「這是我想念着的一個女子。」他滿臉通紅地，可是天真地的決心想把剛才亂說的罪過贖回，這樣說了，同時也很得意地相信沙麗的嬌美，拿出來並不丟人。「我很願望你們互相成了朋友。」

她默然地把相片拿在手中，良久之間，注視着照片上的那柔和的臉兒，是那麼什麼也不怕地非常自信，非常快活地那臉向她微笑了。接着，她便做了一件驚人的事——在他看見，完全不是英國人所做的事——但是他却覺得是他從來未見過的最甜蜜的行爲。原來西比爾用她強健的兩手，保護似地捧着那相片，突然地拿到自己的唇邊，輕輕地吻了一下。「哦，小姑娘！」她叫着說：「我願你非常地幸福！」

這一件極自然的行動，是那麼柔婉，那麼姊姊似的，那麼自然，叫這美國人深深地感動了。

「謝謝，十分地謝謝。」他搖搖不定說了。「她一定和我一樣非常感激你的——我知道她也這麼希望你。」

對於這話她並不作答，當她把照片還他的時候，他看見她的兩手在顫抖着，他突然地確信若果是換成沙麗的話，她的眼睛裏一定裝滿眼淚了。可是她是西比爾，所以眼睛裏沒有淚，只有叫他永遠忘不了的一瞥。這一瞥是一種較他們更年老的，保護似的，差不多慈母似的一瞥，就好像她在人生道上，已經走得很遠，在遠遠的地方轉身來回望他和沙麗的一樣。他以為這是現在一般英國人的通癖，他已經驚訝地見着其他的人們都是這麼對他，便忍不住說道：

「你們英國人都以為我們美國人太年輕，大生野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那樣的，」她哀願似的說：「也許你們是年輕的，但是還有別的，那便是你的國家是這麼地沒有受過這次大戰的苦。我們也不想叫你們受！」她快快地說了。

不錯，原來是這樣。他現在明白了，天啦，這是多麼的好心。英國是受創太深——太深了，它所受的，它是太自尊了，不願意表示出來，可是對於新來者，他們從苦痛中却盡了一個偉大的慈母

的任務。是的，這是太偉大了，他希望他的國家能夠了解。

西比爾小姐站起來了。「傑拉爾和我父親來找你來了，我得回去。」她伸出手來，「謝謝你拿那張照片給我看。和說了對於傑夫的一切話，——一切話，請你記着，——我望你記着。」

指尖輕輕地用力握了一下，她走開去，從樹叢中滑過去了，他從此就沒有再見她。

四

於是，他在薛武德家最後的早晨到了。當他穿衣服的時候，他真願局面不是這個樣子。真願他不懷着那種意識，覺得他和他們中間似乎有一層使他莫明其妙的牆壁。對於這一家人，他不管受了怎樣的待遇，已經對他們發生了一種真正的感情來了。

在早餐室裏，他看見他們一家人都齊集了，這是他在薛家最後的一頓，在他看來，比以前任何一頓還要拘束還要困難得多似的。可是終於吃完，再過幾分鐘他便要分別了。

「在這裏承你們懇懇的招待，我真是感謝不盡。」當他從食桌站了起來時，這麼說了。「明天我就要會着傑夫，我會告訴他這裏一切情形。」

說到此地，他突然停止了。老爵士帶着一聲沒有叫出來的喊聲，踉蹌地站了起來，把他的椅子弄翻，盲目地忙走出屋外去。同時傑拉爾喊了一聲「母親！」一聲像喉管塞住了似的哀願。

這就好像是他們間的一個信號似的一樣，薛夫人把她的坐椅往後推開一點，她那纖美的手指，鬆鬆地落來放在膝上，就如肩上釋去重荷似地輕輕嘆了一聲，擡着眼望着站在她前面的青年，她的臉上，光耀着一種榮光，說道：

「不，親愛的孩子。你永不會告訴傑夫，因為他已經去了。」

「去了！」他喊了起來。

「是的，」她向他點頭，聲音只較耳語略高。現在她的臉抖動起來，兩頰上流着眼淚。

「不是死了吧！」他叫着說。「不是傑夫，——不是的，呵！傑拉爾，不是的！」

「是的，」傑拉爾說了。「你離開後兩天，他們就幹了他了。」

他最敬愛的朋友，已永遠和他分手的這消息是這麼把人壓碎似的，是這麼意外，這麼驚愕，而且是這麼可怕，叫加利中尉踉蹌地倒在他的坐位上，捲成一堆，兩手捧住臉，當他想起把悲哀抑回去時，口中作出奇怪的喘聲。

傑拉爾忙忙地繞着桌子摸索過來，拿一隻手臂放在他的肩上。「振作起來，好朋友，振作起來。」他說了，雖然他自己已是悲不成聲。

「你們幾時聽見的？」加利終於說出話來了。

「我們在你剛好要來的前一天，得到政府的通知——過後，維若又詳細寫信來說了。」

「然而你們還是歡迎我進家了！還留我住下，想到我每一提到他，都一定——一定要使你們像受十字架刑的難過！呵，請你們原諒我！原諒我！」他狂亂似地叫着。他現在明白了，終於明白了。他們並不是因為傑拉爾之故而不談飛行，不談傑夫，乃是因為——因為他們的心已為傑夫本人傷碎了。「呵，請原諒我。」他又喘着說了。

「好孩子，這裏並沒有什麼原諒不原諒的。」薛夫人回答說，「你那樣讚美我們可憐的傑夫，怎叫我們不喜歡你呢！我們愛聽，因此也愛你，我們想聽，可是我們怕，怕忍不住時也許哭了出來，那你就會發現了。」

眼淚仍然在她的頰上流着，現在她也不把它揩去，她好像欣慰着終於哭了出來了。

加利跪了下去，拉住她的兩手。「你為什麼叫我幹了這樣可怕的事？」他說，「你不能信賴

我能理解？你看不出我也和你們一樣的愛他嗎？——不，不！他卑微地痛哭了。「自然，我不能有他的家族那樣地愛他。可是你們也一定的看得出我是怎樣地崇拜他，怎樣地隨着他赴湯蹈火——自然，如果我早知道，我就即刻離開這裏了。」

「噫，這就是我們所怕的。」她快快地回答了。「我們怕你離開這裏，另到什麼地方去寂寞地過你的假期。在這樣的戰時，一個軍人的假期是非常地珍貴，不應該讓任何事情去打壞它。——不應該讓任何事物。」她又重述了一次，她的眼淚就如聖水一樣，滴在他的手上。「可是，我怕我們還是沒有做得好。」即刻繼續地，帶着溫柔的悔恨說：「你太敏感，太明白了，你猜出了我們間好像有什麼不對。我們沒有弄得好，這真叫我抱愧。」她向他道歉地說。

「呵，你們真好，真好的！」他喘着說，「你們犧牲了一切來為我的快活，而在這些時候中……在這些時候中……」

當他一幕一幕地回想着前幾天的事，想起傑拉爾躺在草地上顫抖着的身體，想起西比爾從她的悲劇裏為沙麗祝福，想起薛夫人臉上崇高的樣子，他的聲音也跟着銳利起來。在他的眼裏，他們只是一家族，可是又是一家族以上的存在。——他們是一個偉大國家的鮮亮的一分子。

斷續地在他心裏想起了這幾句常見的話：「這些人就是從偉大的憂苦中經過來——不願叫別人也去受的人。」無怪他們似乎較爲老成了。

「我們——我們美國人做不出來的。」他卑謙地說了。

他拚命去想離開這裏，獨自一個人去到別處，去把他的臉埋在兩腕中，把那使他塞住的眼淚盡量流出來，去爲他失去的友人，爲他們那傷心的偉大的英雄行爲痛哭。

「爲什麼你們要這樣做呢？」他固執地又問。「是不是因爲我是他的朋友？」

「哦，還要比這個更深一層，」傑拉爾很快地回答了。「這是關於兩個國家的事。我們自然很知道你們不屬於我們這個國家，你們也不想屬。可是，不知怎樣，我們却十分覺得你是一國人。當美國終於也捲入戰禍，你們開始來到不是自己的戰場時，就好像是我們自己的人，隔了幾十年之後，回來一樣。而且……」他加了說，聲音裏帶着一聲動悸，「我們非常高興地見着你們——我們想找一個機會，表示出英國人對你們的感覺。」

加利中尉站了起來，哭他死友的眼淚，還吊在睫毛上。他彎身下去拉住薛夫人的手，拿來放在嘴唇邊說道：「我到死不會忘記，別的人也從別的方面看到了——我們美國一定不會忘記

的。」

她從那憂傷而美麗的眼裏，望着這沒有受過創傷的青年，那歡喜的光芒，還在她的眼淚中輝耀着。「是的，」她說了。「你知道這是……我不知怎樣確切地說才好……這是英國對美國的感情。」

戰爭的終局

克倫作
章石承譯

步兵第十二團的一個軍曹，一個伍長，和十四個人被派去佔領大路上的一所房屋。他們去的地方較之自家人的任何其他步哨的前面，至少還要隔半里路。穆東軍曹對於被派到這個職務，是非常的憤怒。他說，他是過度地被驅使着。他怒不可遏地斷言，這裏至少有兩個軍曹，應該輪到他們去進行這樁困難的差事。他是被不公平的待遇着，他是受了他的上司們的虐待了；這樣混帳的軍隊，爲什麼還有傻瓜來加入呢？至於他的話，他就想在可能的短時期裏退出軍隊；這生活他是恨透了。一條狗的生活！他把這一切對伍長說了，伍長很留心地聽着，時時發出不平噁似的哼聲，這就是對他的一種同意的回答。他們正在向前走着時，有兩個兵士乘機落後，偷進一個荒廢的果木園裏去。當軍曹發覺到他們缺席的時候，竟勃然地把他所積蓄的憤怒爆發出來了。『你，跑去！』他吼着。『把他們抓到這兒來！我要給他們看看——』一個兵士很快地向後邊跑過去。其餘的兵士開始驚慌地向這兩個罪犯叫喊着，遠遠地他們望見這兩個罪犯的影子，在果木園的濃蔭裏，忙着從地上揀着果子，把它塞進了他們貼肉的短衫裏去。這些同伴們哀懇的叫

喊聲，比軍曹的咆哮，使那兩個罪犯更外感動。他們便跑回隊伍，張開大嘴，向軍曹辯解，兩手握住胸口，免得裏面裝的東西落出來。

在軍曹的面前，一邊站着瓊斯，他左邊腹部，腫出一個可怕的大瘤。另一邊站着巴得勝，他的毛病，十足地表現在圍於他腰部的前面很多凸起的東西上。『很好的一對！』軍曹突然嚴峻地說了。『人家想選擇出來去擔任危險工作的軍人，原來就是你們這種東西？』

兩個兵士站成立正的姿式，臉上仍舊是十分的愁苦。『我們只是——』瓊斯帶着乾燥的聲音開始說了。

『哦，你們「只是」！』軍曹叫出來。『是的，你們「只是」。』一切我全知道。不過設使你們想預備去同我胡鬧——』

一會兒以後，這隊兵士又向着它的駐紮地走。這兩人在軍曹的背後，狡猾地傳遞着蘋果和梨子給他們的朋友們。軍曹在前面雄辯地向伍長解釋：『你瞧現時當兵的就是這一等東西。當我加入軍隊的時候，我可以告訴你，軍人並不像這個樣子。那時候，軍曹是有一點權力的，如果有人不遵從命令的話，他就難免受嚴重的處罰。可是現在呢！天啦！假如我報告上去，隊長就要逐一

地考查一陣那混帳的軍令簿，末了說——「唔，穆東軍曹，這兩人過去的成绩似乎還不壞，果然是很不壞。我對他們，不能太苛刻；不能太苛刻了。」軍曹繼續說下去：「傅納勒，我告訴你，好人真不會來當兵的！」

傅納勒伍長，帶着真實的贊意——這在他已成了一種科學去了——回答：「軍曹，我想你是對的。」

在他們的背後，兵士們小心地咕嚕着：「我們這軍曹真混帳。他以為我們是木頭做的。我們這麼幹實際工作的時候，要嚴厲幹嗎？現在又不是在兵營裏閒散着！誰都知道我們有二十多天沒有吃過一頓飽飯了，那末，一兩個人離開了隊伍，去拿一點敵人果木園裏的果子，並不算什麼呀。」

穆東軍曹紅脹了的臉突然地轉了過來，「再走一會，少說話，」他說。

當他到了他被命令來估領的這所房屋時，軍曹帶着輕視的意味嗅着氣味。「原在這房裏住的人真像牲口一樣的生活着。」他氣憤地說的確，這地方實是不叫人高興。下面是曾被用做養過牲口的，黑暗而可怕，一乘高聳的梯子通到那被掠劫一空，但還體面的第一層樓上。當軍曹

看見這石頭和水門汀砌成的厚牆時，他的面容愉快了。『除非他們拿鎗對着我們，他們決不會把我們從這裏趕出去。』他愜意地對這隊兵士說。兵士們，急欲博他的高興，大家連忙附和，現出笑臉來。『我要把這地方，弄成一個防禦。』他宣布了。命把瓊斯和巴得勝，那兩個偷果賊，到屋外去擔任巡哨的職務。然後他又分派其他的人工作，一一都分派完了。過後，他帶着一個陸軍少將莊嚴的威容走出去，察看在他前邊地面的形勢。回來時，他遇着瓊斯，正在大嚼桃子，他嚴厲地命令他把桃子拋掉了。

兵士們在這些空房間的地板上，鋪開了他們的毛毯，把包裹枕在頭下，燃着煙斗，很舒適地過着。蜜蜂在花園裏低唱，花香時時從開着的窗子外面透進來。一大塊扇形的陽光，射在一個人的臉上，他懶洋洋地呢罵着，起身把床位移到沒有陽光的地方去。

另外一個兵士對一個同伴解說道：『叫我們跑這一趟，真是無意義。佔據這地方，完全沒有必要，他們——』

『當然，不過，』伍長說，『當她自己告訴我，她對我要比對他來得關心些；我決不讓他那麼說——』可是聽伍長話的人，非常瞌睡，他祇能吭吭幾聲表示他的同情。

突然間，一陣射擊的聲音，瓊斯在外面發出一聲叫喊。軍曹挺身一跳就站了起來。『現在，他叫喊着，『讓我來看看你們是不是個人，設使，』他苦痛地繼續說着，『你們還有一點人氣的話！』』

一人叫喊着：『天啦，你看不見你是纏在我的子彈帶裏嗎？』

另外一人叫起來：『別碰着我的腿子！你不能在地板上走嗎？』

一羣瞠睡惺忪的人向着窗子盲目地衝去。他們一面準備來福鎗，一面還在把頭髮從眼上拂開。瓊斯和巴得勝顛蹶地走上梯子，報告可怕的消息。敵人的子彈已經射出來，嗚嗚地在屋上響了。

軍曹覺到這事的嚴重，突然地硬冷了起來。『等到你們望見了一個人，』他大聲鎮靜地拖長着語氣說，『然後放鎗。』

一會之間，敵人的子彈，比電光還要迅速地，直向屋子打來，可是誰也看不見一個敵人的影子。就在這時候，屋中的一個人，咽喉上被打中了。他咽喉幾聲，便橫倒在地板上。他兩眼溫馴地望着同伴們，血慢慢地從他頸項的櫻色皮膚上淌下來。

一片吼聲。『看見了！看見了！』來福鎗爆竹一般地響着。一縷白煙慢慢地送進屋裏來。頓時有一股像是燒焦的紙和爆竹的火藥一般的強烈的氣味。屋內的人沉默了。窗內窗外和屋上，都是那完全望不見的敵人的子彈悲號着，嗚嗚地響着，噴射着，爆炸着，和歌唱着。

他們開始咒罵起來。從牙齒縫裏喃喃地說：『爲什麼我們望不見他們呢？』軍曹這時仍舊是嚴峻的。他安慰地回答着，好像敵人們的看不見，他是負着責任似的。『等一等。你們快會望見他們了。喂！對他們放鎗呀！』一堆小小的黑影的一端出現在原野之上。向他們放鎗，就如在距離很遠的地方去射擊一根垂直的針一樣。可是人們一看見敵人，勇氣就增加起來了。而且這敵人離得很遠。——他們最初以爲敵軍是從附近的花園裏對他們射擊的。

『喂！』軍曹野心地說，『假如你們這班人都很得用的話，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把他們擊敗。』一個人很有興味地用一個迅速的語氣叫出來。『畢二，你看那騎在馬上的人嗎？是不是騎在馬上？我想是的。』

在這房子的另一面，又聽着來了一排鎗。軍曹匆促的衝進臨這面的屋子裏去看時，在地板上，他發現一個死兵。他又衝了出去呼道：『盧乃斯什麼時候被殺死的呀！他媽的，告訴我，盧乃斯』

什麼時候被殺死的呀？」去找出這個人死的正確時間是絕對必須的。一個黑臉的兵士答道：「他媽的我怎會知道？」穆東軍曹有些發怒，可是，立刻就忘了。喊道：「巴得勝！」他甚至連對盧乃斯死的時間的重要關係都忘記了。

「是！」巴得勝說，他的臉上現出很深的決心，雖然他不過是一個農家子。

「去到盧乃斯的窗口，用鎗打那班人，」軍曹噁聲的說。後來他咳嗽了。鎗彈火藥的氣味，有些已鑽進了他的喉管。

巴得勝向着走入那間屋子的門望。他看着這房間，彷彿那是他要送死的房間一樣。接着他走進去，橫過盧乃斯的死屍，立在那裏，猛烈地向一堆葡萄樹叢裏放着鎗。

「他們決奪不了這所房屋的，」軍曹帶着藐視的雄辯的口吻宣佈着。好像是在答覆什麼人的問話。那個被打中咽喉的人仰視着他。窗口上有八個兵在放着鎗。在一個角上，軍曹查到三個受了傷的人在一起沒精打采地談着話。「你們以為這裏沒有一點事情要做嗎？」他咆哮着。「去，把盧乃斯的子彈筒拿來，把它交給會使用它的人！辛布生的也拿來。」那個被打中咽喉的人望着他。三個正在談話中的一個人說道：「軍曹，我的腿子完全折斷了。」他辯解似地說。

當這時，軍曹把他的來福鎗重新裝上子彈。他的脚被那個被打中了咽喉的人的血滑了一下，他的長統軍靴在地板上劃了一塊油膩膩的長條的紅色痕跡。

「我們守得住這個地方！」軍曹歡欣地大聲說。「誰說我們不能？」

傅納勒伍長突然從他的窗口回轉身來，倒成一堆。

「軍曹，」一個兵在地板上安全的地方坐下來，低聲地說，「我幹不下去，我不能。我想我們應該逃吧。」

穆東，用着一個仁慈的牧童的同情眼光，看着這人。「你是駭怕了吧，江士棟，你是駭怕了吧，」他溫和地說。這人掙扎地站起來，向軍曹注視了一個驚服的，責備的，失望的眼光，便回到他的防地去。過了一會兒，他向前頓仆，他的身體垂到窗外去，他的兩臂長伸，拳頭握緊。後來這屍首不期而然的被敵人的子彈貫穿了三次。

軍曹把他的來福鎗放置在石頭牆的窗架上，仔細地射擊着，直到他的彈膛空了為止。在他的後邊，一個人，肘上受了擦傷，大聲地像一個女子哀哭着。「他媽的，不要做聲！」穆東頭也不回轉過地說。他的前邊，是一個花園，原野，矮樹叢，和森林的景色，在那時，有一些小小的很快移動着。

的人影。

他變成怒不可遏的了。『爲什麼他還沒有命令來？』他大聲地叫出來。「他」字的語氣特別強。在大路上離這裏一里遠的地方，那傳命令來的一個驃騎兵，已經假臥在他那死去的馬的旁邊死了。

那個被擦傷手腕的人，依舊哭着。穆東的憤怒，頓時向他發洩。『你閉着嘴不行嗎？你閉着嘴不行嗎？你閉着嘴不行嗎？打呀，這就是你做的事，攻打呀！』

一個子彈擊中了穆東，他倒在那個被打中咽喉的人的身上了。暫時之間，光景非常淒慘。軍曹隨即滾到血塗滿了的地板上另一個地方去。他最後掙扎着翻過身來，看着那個受了傷還能看着他的人。

「起來吧，敵人呀，」他模糊地說。他的手臂逐漸軟弱，他倒下去死了。

一會兒以後，敵方步兵的一個年輕的副官，後隨着他奮發的兵士，衝進了這間烟霧迷漫的室內。但是正當他跨過門檻的時候，他立刻在血與死的景況的前面停步了。他轉身對着他的軍曹，聳一聳肩頭，說道：『天啦，一百個人也沒有這麼強悍。』

附註 本篇係譯自 Stephen Crane 之短篇小說集 *The Uttered Face and Other Stories*。

一隻貓的死

愛格勃來林特作
張夢麟譯

H 森林是受了摧殘的大地的中心點。一切怕人的東西，都匯合在這個地方，一塊兒合流着；從暗淡的天空，不停地淅淅瀝瀝滴下來的雨，從潰了的隄，流出來的水，以及從大地裏，不住地滲透出來的泥汁，可是這大地，又把它所放出來的東西，就像非常口渴似地重又吸了進去。

這裏使人可怕的東西，便是潮溼。只要有一點兒乾燥，都足以使人如登天堂，使我們沮喪消沉了的精神，得到想像不到的慰藉。可是沒有一件東西是乾燥的。潤溼的麵包，隔了一晚，第二天來就生霉了。梅子和蘋果製的果醬，也因水溼發脹，把裝它的罐子都脹破了。其中尤其壞的，便是那油膩的皮革。因為水溼的原故，重又變成死獸身上的臭皮，發出剛臭腐的屍首所有的那種腐臭的氣味。

這浸溼了的大地的一角，又因戰爭上不可理解的什麼戰略，成了戰線上的一個重要地。兩邊為爭這個地方，也就如在全歐其他的各戰地一樣，犧牲了無數的血肉——就如在 N 地方，在 U 地方，在 L 地方。但是在那些地方，這些犧牲了的血肉，最少是埋在可以遮庇它們的大地之中，

——它們生前，在那貧民窟似的房子裏，在那三合土的工廠裏，在那柏油馬路上，所決不會接觸的大地之中。又若它們被拋棄在這詩人們所呼爲母親（註）的面上的話，至少，這大地是不會拒絕它們的。

可是，在我們這個地方，就連這種幸福，我們都得不到。這裏並不是大地。簡直是泥漿。就連詩人們所呼的那全能的母親，在這裏都溶解了，都分散了，都沒有力量了，因而一點也不能支撐我們。

假如你往地下一躺的話，縱令你躺下的地方，在地圖上明明說是「堅牢的土地」，可是你躺下時得的感覺，並不是那種和堅實的土地相接觸的，突然地使你得到支撐和鼓勵的感覺，而是一個泥做的墊子，不住地流着粘性的泥水，在那裏吸入似地擁抱着你。

情況雖然是這個樣子，我們仍然還是躺在這泥地上睡了。那不停地滴着的雨水。雖然使我們的足腿浮腫起來，使我的皮膚變色，不健全，可是我們還是沉沉地入睡，一點也不會爲它所攪醒。我們也並不因此死去，我們甚至並不因此而發生疾病。我們並不互相談話，我們間發出來的，只是一聲聲不高興的怒哼，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聲音了。就好像在這樣一個又無謂又不安定

的生存裏，說話都成了不可忍耐的，多餘的東西一樣。

我們還能在乾燥地方過夜，真是夢想不到的希望。可是這夢想不到的希望居然到來了，在這希望降臨的時候，我們的實際情形，便是上述的這個樣子。這希望的到來，是有一夜，我們這一排人，排成單行，向前進行去接替一隊深入敵境的前哨兵。我們正走的時候，突然一個倒在一個的身上，大喜起來。我們的這幸福，又把我們不說話的嘴，重新開口起來了。我們談談說說，並不是簡直一兩個字的應答，乃是長句長句的話。因為在我們前面，有一個洞，一個乾燥的洞，有十碼長的光景，上下都砌得好好的。牆壁上雖然潮溼，但是地面上鋪有很厚的乾草，鋪成一個臥榻。明明白白地，我們今夜是要在這裏睡了。

這個洞經檢視之後，才知道是一道通過隄防的隧道的遺址。本來有很深的水，深到膝頭，但是我們的前住者已用木搭了一些凳子，我們一進去，立刻便倒在這些木凳上面。那令人憎惡的水，我們終於躲脫了，此刻在離我們有三尺的下面流着。

我們一行共有十四個人，都躺下熟睡，而且做了夢——十四個溫暖愉快的夢。那因為天和雨水為伍，連口渴都不會感覺的喉管，此刻也夢着復又能感到口渴來了，那不會感覺灰土和

燥熱的皮膚，也復又會感覺了，我們又夢着炙人的，黃金也似的，具有蔚藍色水草地的沙漠。我們的手，因為久在雨水之中，弄得鬆軟，沒有感覺，此刻打在軍服的質料上，也覺到一種肉感似的快感。我們的軍服現在已差不多乾燥了。

我的頭熱得像燃燒似的，我正夢着在一條走不盡的路上，沿着滿途的灰土，在烈日之下，喘着氣走着。在那灼熱的陽光之中，我的皮膚，刻刻地越變越褐黃，越變越乾燥，越來越皺縮。到了這個時候，乾燥已不能使人像起初那樣的覺得很可感謝，已走入不可耐的境地，接着突然間……正在那時，我覺得有一個指頭，觸在我的身上——一個冷冰冰的，細長的指頭，就像一條蛇的小斷片一樣。就好像一個黑色的女妖精，用她的指頭，含在口裏，把那使人髮毛皆豎的冷氣橫過我的喉管上一般。於是太陽的熱也退了，路上的灰塵，變得又厚又大，變成一座遲緩的雨點的山，可是那冷冰冰的，蛇一般的指頭，仍打在我的喉管，我的嘴唇，我的腹，我的……上。

我便驚醒起來。我覺到有一個重重的東西，跑下我的腿去，碰的一聲，從木臺上跳下去了。那使我莫名其妙的尖銳的黑東西，從我的夢中滑了出來，跳在水裏去了。同時，在隅角裏有人喊道：「他媽的，老鼠！」

這樣一來，這一夜便變成了我們最絕望的一夜了。我們不錯是得到一個地方，可以逃避水患，我們得到了一個地方，可以重又做着乾燥的夢，可是從那在我們臥榻下面的，可厭的流動體裏，現在可又鑽出那混帳的動物來，一點不客氣地把它全身的重量，加在我們的肢體上，而且還把它們細長的尾巴從我們的喉管橫橫地拖過。這些老鼠們又打翻了我們的咖啡壺，咬碎了我們的麵包。我們便把這東西用一個袋子裝着，懸在屋頂的樑上——那使我們躲避淋雨的可愛的屋頂。可是我們剛一睡熟，這些東西復又出來亂跑亂抓。它們兩兩三三地跳去抓那麵包袋，撲咚撲咚地，叫人怪害怕地，跳落在下面的水裏。

過後，我們終於把一兩個人決心不睡。他們談着可怕的老鼠故事，咬去小孩的手掌，咬去小半兒的眼睛等等，與疫病，虎列拉等故事，以驅睡魔。說話的人，正說得高興的時候，突然不說了。在那木凳子的盡頭處，他好像看見了一個尖銳，惡毒的臉，帶着嘉許的笑容，在那裏聽他說話，同時，它那對如豆的眼睛，閃爍着毫無限制的贊同。

暫時沉默了一陣。即刻他掏出他的手鎗來，向那東西放了兩三鎗。我們都恐慌地跳了起來，擠出洞口，大家亂放了一陣無目的的野鎗，以出心裏頭的惡氣。過後，我們沉靜下去，復又轉回裏

面來，但見木臺上盡是溼的石灰片，我們的麵包袋子，已被手鎗打破幾個洞，麵包從洞裏，叫人可惜地漏落了出來。水面上還浮着兩個饑而白色的，安然自在的肚子，我們便把它提起來擲了去。

我復又睡着了，隔了一刻鐘後，那個可厭的，剛才經驗過的重壓，復又侵入到我夢中的意識上來——溼而小的腳，尖而波動着的尾巴，我極力地不想醒過來，可是事實上我早已驚醒過來了。我閉着我的眼睛，極力壓住我的呼吸，可是終於我的神經強迫我起來了。我摸索着走出去，披了一件衣服，那一夜我便在淅淅瀝瀝的雨裏蹲着過了。

過了幾夜之後，有一夜，穆克正在外面的水裏踏來踏去，當着哨兵的時候；忽然在遠方打來的閃爍不定的光亮裏，看見有一件奇怪的東西在動着。在戰線上的兵士，都是好奇的，穆克也就爲這通有的好奇心所驅使，隨着那東西進去，看見它歪歪斜斜地跑去，一直跑進以前曾是一座村莊，現在却是一片瓦礫場的廢墟裏不見了。暫時之間，一對綠色的眼睛，向他睜視着，他突然轉身就跑，在那泥水之中，盡力飛跑回來找我們。第一個遇着他的，剛好是我，他興奮地抓着我的肩膀，他那嘎聲的聲音，都因他這偉大的報告，熱烈起來了。他報告的乃是那村莊裏有一隻貓！

三分鐘之後，我們大家都在瓦礫場來四處搜求，搜求那一隻貓。

平常像在這樣的一個晚上，這些地方上，渾身溼透了的人們，一定都羣集在旅舍的內部，喝着強烈的酒，禱告聖母別在下雨苦惱他們。若果在這個時候，有一隻貓跑在他們之間擠來擠去的話，這些人多半便提起他們那沉重的靴子，給它一脚，因為他們都一定是討厭又溼又冷的東西。這隻貓受了虐待之後，多半就從他們中，一直逃到暖和的，旅舍的客廳裏來，躲在那裏，任人們怎樣的虐待，它動也不動。這些人們現在是被大炮打走了。可是這隻貓還留在這裏，就在瓦礫場中，廢墟裏，鎗炮打的洞穴裏，逃來逃去，就當這些地方，是滿種着小灌木林的花園一樣。敵人的炮彈鎗聲，都沒有把這隻貓嚇跑，可是，此刻有十四個軍人的死靈，復又飛散到以前曾是人煙繁密之地，此刻成了廢墟的地方來，盡力作出友誼的呼聲，裝出天下已經太平了一樣，想騙那隻貓出來，但是這東西反而躲在這類垣廢址的迷宮中，藏之深深地不肯露面了。我們喚了半天，搜尋了半天，終歸無效。那貓悲慘地鳴着，可是它却不肯走出來。最後，我們只得空手回來，倒在我們的木寢臺上，在那下面，藏着的便是洪水中的濫污的老鼠。

雖是這樣，但是我們至少，得了一個談話的材料了。我們談的，便是得了那隻貓，我們一切的

問題，便可解決，就好像我們在那可厭的溼地裏，所期望的一切暖和和乾燥，都結晶在那貓的健康的皮毛上一樣。又好像它便是我們的護衛，來驅逐那不自然的下面，那些混帳的動物們的。假使真有一隻貓在那裏聽我們這樣的告白，我們許要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的。但是在我們還沒有十分決定，是不是真有這一隻貓，或者在只是穆克先生的想像之前，我們大可自由無礙地，作我們快樂的空想。

第二夜，又有兩個人看見這隻貓。老實說，這十四個人中，這個也跑來報告說他看見了，是一隻大貓，那個也報告說他看見了，是一隻小的；其他的人，也有說是炭一樣的黑貓，也有說是雪一般的白貓，又有說是花斑貓，與夫其他種種，凡是普通所有的貓類，都說到了，就像這地方所有的，不只是一隻，而我們簡直是爲一大隊貓所包圍着的一樣。我們對它的感情，也由友好增到積極的崇拜去了。這心理，就由這一件事表出：我們把我們那珍貴而又很少的肉類，切了一些小片，就像向女神貢納一樣，擺在離我們的污濁之居，很遠很遠的注目地方，預備着它來吃。最初，這奉獻品被女神拒絕了，自然，我們都是些殺人放火的丘八，那能希望神來受我們的奉獻呢？可是，到了最後，這女神也回心轉意，於是我們奉獻的物品，開始被它消費了。有時，在天要亮未亮的時候，它

甚至在我們居住的洞穴周圍，走來走去，我們就屏聲靜氣地等在裏面。可是我們中若有一個，要去捉它的時候，它便連跳帶縱的一兩下就不見了，對於我們的失望，好像漠不關心似的。

一連幾天，都是這樣過去了。老鼠們仍然照樣地在我們居住的四周跳梁，一點也不留意到我們正在安排計畫，要絕滅它們。於是，我們也不知從那裏得來的智慧，開了一個會，討論我們能否想法子強迫那女神自己走到我們這裏來。大家的意見，都很分歧，可是當那首先發現這救世主的穆克宣布他同意於這個方案，於是這神聖的追逐便決定了。

第三早晨一早，我們就去包圍着那小旅舍的廢墟，隨帶着各種可以作喧噪用的器具。我們中有一個，還帶着一個閃光信號，但是這不過拿去以備萬一不得已之用罷了。

我們在逐漸增强的晨光中站着，注視着那一大堆齷齪的瓦礫，心裏十分地興奮，這種興奮，我們相信已老早就忘掉了的東西了。大家都等着穆克的信號，他在那溼潤的沉默中站着，一手向天，真像一個真正的軍人預言家一樣。

我們緊張地等着他把手放下來，這便是信號。可是他不能不放，而且他自己都倒在地上躺下了。就在這個時候，在那一個冷溼的早晨，七點三十六分，那一年冬際戰爭最激烈的炮擊開始

了。英國的攻擊軍，就像一座自鐘鳴一樣，一分一釐都不差地，到時候響了起來，一齊開始攻擊。而那一堆，安住我們女神的兩瓦礫，便在炮火之下，成爲平地了。

我們就在那彈雨之下跑過，彈片飛過我們的頭上，吱吱地作響。我跌了一交，跌在瓦礫場裏，我倒臥在那裏的時候，就看見我們十四個人並沒有個個都向着我們住居的洞穴跑。其中有幾個已經受傷倒下來了。我忍着痛苦，爬着走去，得走近那地方的，我便是最後的一個人。當我推門關上——一個極可笑的動作，因爲這裏雖有遮蔽，實在是一個虛僞的安全，我推門去關上，好像在把這虛僞的安全，再增大一點似的——的時候，一件柔軟的東西，從我的手裏滑了去，帶着駭極了的眼色，跑在角落裏躲着，在那裏它一個個向我們審視。

原來在我們生還的六個人之間，蹲着一隻貓，嚇得蜷成一團——那十分驚嚇的情狀，即刻都傳染到我們的身上來了。

我們誰也想不到去接近它。門外的世界，此刻正刻刻地在崩壞，我們擠在一塊坐着，心裏什麼也不想。過了些時之後，那門被忙忙着走過的軍隊打開了。他們示意給我們跟着他們走，我們也就加入他們之中，一塊兒奉命退却。到了最後的一瞬間，我想抱一抱那貓；可是我剛一伸手

出去，它便驚狂似地嚇得往後退却，跌下木製的臺去了，它跌下去時，那眼睛裏現出了的驚愕，我此刻還留在腦子裏，可是那時時間逼促，我什麼也不能做。心裏說不出的悔恨，我只得衝了出去，關上門，拚命地跑了。

七八個鐘頭之後，攻擊被截住了。我們回轉來時，已是晚上，當我們走近那洞穴的時候，我們雖是疲倦得像死人一樣，我心裏却意識到一種期待的非常感覺。我跑在其他人們的前頭來，拉開門，拿探照燈照了一照。一個肥碩的老鼠對着我的燈癡笑了，慢慢地轉過身，跳到水裏去。

我們用探照燈向四處照看，但是都沒有結果，而且就好像大家約定似的，我們的電燈，突然地同時關熄了。我們對於我們想照探而沒有看見的東西，大家都一字不提，只是不高興地沉默着在板子上躺下。我一個人睜着眼睛躺了半天，然後才朦朧地睡着了——我就像被麻醉藥麻醉似的一樣——剛好在我將要熟睡，在這個時候，我從小時候時代，就有一個癖氣，無意識地翻身，——剛好在這個時候，我覺得肩膀上受了什麼東西的壓迫一樣，我跳了起來，嚇醒了。

差不多在我還沒有透過呼吸之前，我就禁不住駭極地喊了出來，大家的電燈同時都驚愕

地亮了起來。我的手裏，握着一個小小的白色而圓形的骷髏。

這骷髏非常光滑，而且十分乾淨，上面就像小刀刻的，有無數的小痕。我還能感覺到它在肩頭上所給與的壓迫。此刻我們的探照燈已把屋中的四週，照得很明白，我可以看見稻草上滿散着許多小而白的白骨。

就像一個人正在做賣國賣友的大罪惡，忽然被別人捉住一樣，我捉住那小而白的骷髏在我的手裏。我的兩手抖戰着就像我永遠不能再支配它們的一樣。我們中的一個人慢慢地說：

「它畢竟一點也不想抵抗呵！」

我們互相望着，那止不住的眼淚流下我們的兩頰來了。

(註) 即指大地。

夜襲

歌德堡作
虎生譯

當傳令兵拿着一封信進來的時候，小巡洋艦司拖爾普號的艦長波克上校，差不多連頭也不掉，只簡單地點一點頭，把信接過來放在一邊。

艦上的情形，一如往常。機械裏發出那笨重而又有節奏的聲音。甲板上時而有輕微的足步聲響。就表面上看來，誰也不知道它是一直向黎波港開去……在戰爭正在吃緊的當兒……一直開向俄國的虎口裏去。

老上校脣上有兩排兩端向上翹起的鬍子，一對毛蟲似的白眉毛。下面現出一雙蔚藍色的眼睛。此刻他所想的，也不是這一件事。他望後靠着，正在讀他兒子來的信。他的額上，現出一道深的皺紋，因為這封信的內容，叫他閉緊了嘴唇，十分地不高興。他兒子的信裏，是說他要向司令長官請假，求他父親替他解說，他的妻子病得很厲害，而且快要生產了……老上校讀着這封信時，覺得心裏很是憤憤，此刻是在戰爭之中，為國家盡力的時候，能顧一個兵卒，或者一個將校的私事嗎？在這樣的時候，一個人得變成鐵，和他所乘坐的東西一樣，他的心，也要和那鐵製的機器，

一塊兒動着。此外那裏還有餘閒去顧念着他的妻室，他的兒女呢？

可是他的兒子却提到這樣的事了。信中他求了又求，他的心已破碎成兩半了。他只求在他的船還沒有出發之間，有得三天的假，那麼他並不曠職……

波克上校覺得他心裏的憤恨，就好像一塊實物似地，越長越大，越長越硬，憤恨他自己的兒子。於是他把這封信，當成是下級官寫給上級的呈文看，在信紙的旁邊，批道：「不許，若是在和平的時候，我可以准許。現在，你的妻子，也得和國內的一切婦人一樣，為她的祖國犧牲。你也要這麼辦。」接着又用他那硬直而決定的筆跡，在信封上寫道：——

「交奧拉年艦轉海軍上尉漢斯波克。」

他剛要按鈴喊傳令卒的時候，忽然記起他們此刻正向敵人駛去，除非是回航之後，是沒有郵寄的，也不能打電報。

同時，最近來的無線電消息吸注他的注意了。他又讀一遍：「U〇五號……U〇一號……和卡洛拉艦於十一月十六日向L駛行。速率三·五〇海里。奧拉年艦和赫冲軍艦，米勒瓦艦今日走四海里。」

他把給兒子的信放在一旁，拿起他的帽子起來時，臉上現出了獐惡的微笑。他們終於得到和敵人接觸的機會，他們終於得到命令，全速率地向前駛進了。他們這一支艦隊，經了長久地在這個港灣停一停，在那個海邊又去繞一轉之後，就如飢餓的人，想吃麵包一樣，他們直渴望得去打仗。

在波克上校幾海里前，領着半隊魚雷艇的司令官，心裏也起這同樣的思想，時時地一個浪花打翻過司令臺，時時地那青年的司令官便這麼徵語：「等我們把他們的巢穴搗了的時候，那俄國人們才驚嚇哩！」

巡洋艦上和魚雷艇上的士卒們，一聽要去和敵人接觸，都是快活非常。跟在司拖爾普後面走的武裝商船的船長們，更是十分高興，高興得使他們也實際地來參加與敵人作戰——縱令他們的船，在幾小時後，就要在黎波港的入口處，被擊沉到海底。

到了夜晚，左舷的守備，配布在戰鬪臺上，右舷的守備，躲在吊床裏時，突然一陣金鼓和喇叭的鳴聲……吹起一個警備和鼓勵的調子。於是船下面只聽見跑步和匆忙的聲響，幾分鐘後，就連最下級的兵卒都各就位置了。可是空氣中還是飄着一種不寧靜的氣分。每一個人都在他自

己的心裏，又把他在作戰裏面應做的工作，應盡的義務溫習一遍。運彈藥的電梯也試驗過，補充的彈藥也搬到砲塔上來了。

司令臺上接到冷靜而切實的報告：「鎗砲都已整備，各機械及補助機械都已整備！」

海軍上尉草草去檢查一週，回來向司令官報告：「萬事準備待命！」

海上吹起一陣大風，滿海飛着白雪，一陣冷氣侵入肌骨。可是司令臺上的人們並不覺得。他們每一根神經都在緊張地期待着，他們的軍艦已駛進俄國的領海。幾哩的前面，一帶黑濛濛的樹林裏，便是俄國的砲臺，刻刻他們都在期待着那裏也許有彈雨打來。刻刻地敵人就許要放開他那壓倒的軍力，向這一小隊的德國軍艦攻擊。敵人一定知道德國的軍艦此刻都全集在北海準備和英國大戰，所以在這兒的波羅的海裏，僅僅只有幾隻不中用的船。

波克上校很滿足地微笑了一下。這一場風雨，來得正好，正好使他躲着偷進敵人的內海去。那時海面黑暗得伸手却不見指，可是波克上校一點不在意，他只要有一張地圖和羅盤針，便可以照着預定時間，衝進黎波港去，他對於走在前面的魚雷艇隊，也並不焦心。他知道那青年的司令官是很靠得住的。海面的風雪，以外還更有一個利益，敵人在這樣的一個晚上，當然在屋子

裏喝酒，比在砂丘上守望而得風溼病的舒適得多了。

他們緩慢地向前駛着。因為閉塞船隊還在波羅的海的海上，他們用不着早早趕到黎波港。司令臺上沉默得一點聲息沒有。波克上校是個不多言的人，對於各事的整備，他只點頭示意，對於預定發出的命令他也只點頭承許。一個在海上生活了三十年的人，是用不着多餘的談論的。他的副司令官也是這麼想，所以一言一動，也是仿着上校的這種態度。

甲板下面也是氣都透不出的沉默，只是有時一個人從甲板上快地觀望一陣回來時，便有一頓急急的問答。這時大家的興奮已達極點，只有鐵似的意志力，才能支持得住這樣顛抖似的緊張。

大家都知道這一戰需要各人極度的犧牲自己。只有幾個人才知道這戰爭的實際情形，只有幾個人才能在甲板上看着爭鬪，可是大家都十分相信他們的司令長官。在彈藥房裏——這是船的下層而下層——的水兵，在汽鍋前的火夫，在運彈電梯上的士卒——他們並不互相探詢，各人知道各人的職務，並且知道自己一旦失敗，便要牽動全局。

司令臺上的活動，越來越緊。舉着望遠鏡看的，互相議論情勢的，可是波克上校就好像沒有

聽見一樣。

一陣烈風，吹放了空氣中的黑暗，現出幾片雪花，接着在遠處……在荒涼的夜裏的老遠老遠處，現出閃閃的燈火。

黎波港到了！

上校的巡洋艦已越過了魚雷艇，因為此刻它是開足速率走的。現在已達到了目的地，在風雪和黑暗中，他們向前向前地駛去。

司拖爾普艦只是單獨地一隻。現在運命已把它拉到此地，全船的人都準備着一拼，從上校到最年青的火夫，沒有一個不知道他們此刻所冒着的危險。

從陸上的樹林裏，刻刻都有大砲聲轟來的可能。刻刻他們都有受俄國戰艦和驅逐艦攻擊的可能。而且在黎波港口，英國的U字船E一號和E九號也預定要開來。他們是想熱心地和俄軍合在一塊，要制德人的死命，如果……

「如果」的揣測，沒有實現出來。

當時波克上校正站在司令臺上，手裏拿着錶。他想魚雷艇隊和閉塞船隊此刻應該各就各

的位置，他們的祕密工作也應該開始了。

一個情報卒跑上司令臺來，站在上校面前立正，「從奧拉年艦來的求助信號。」本船現遭魚雷襲擊，處於極危……乞速援！」

這個無線電信，就好像是敵人的一個信號似的，他剛一說完，就聽見一聲巨砲……從遠處來的，一聲炸裂。在黑暗和夜裏，不知從什麼地方轟了起來，隨即落在海中的不知什麼地方去了……一陣巨大的水注從海面直飛起來。

上校的臉上，一點不動。他鐵也似的平靜地站在那裏。可是在他的心裏，却發生了激烈的爭鬪，這爭鬪只能一個人私有的忍受，沒有法子可以發泄的，因而更是痛烈。

因為海軍總司令官的命令是：「不論犧牲如何，無論有無意外事發生，黎波港非閉塞住不可。敵人非剿滅不可。」

在老上校的心裏，狂亂着不知怎樣辦的好，這使他痛苦到幾乎發狂了。他還是遣派那三隻工船去救奧拉年艦嗎？這樣辦，不會危及全盤的計畫嗎？他們此刻正在被沉的船上，拚命爭鬪着，裏面還有他的兒子！刻刻望着救援，每一刹那在他們都是極寶貴的。上校的力量可以援救他們，

可是在他們與他之間却立得有一個山也似的不可動的責任。

他振作起精神來，勉力地下了一個決心。當屬官問他對求救的船，有無命令時，他簡短地搖搖頭。沒有！

他們誰也不知道這個決心是使他怎樣的犧牲。從來無論在如何的暴雷風雨中，他都沒有躊躇過去救遭難了的船。可是這回這是他的負擔，他的行動，只有他自己決定。

炮聲越來越密，雨點似的大炮彈，打得海水就如沸騰一樣。俄國的大炮一個繼一個地打來，德軍的魚雷艇也在應戰了。在後面的陸地上，可看見天空上閃着火光。那裏便是黎波港，金屬性的鮮明的光亮，在天上時去時來，越來越大，越來越強。接着一道強烈的，尖尾成藍色的火焰，直飛上天空。原來德軍的炮彈打中了陸上的石油池了。只看見一道火焰，一聲如裂的撕聲，又奇又怪，接着便是爆發。

從煙霧和火光裏，從朦朧地現出的海岸上，俄軍的炮火，恐慌地發射出來，越來越密，越來越兇。司拖爾普艦的鎗炮也開始應戰，很緩慢而機械地，就好像是在演習一樣。

在這戰爭激烈之間，老上校的眼睛，一直釘着前面的火光和煙霧看，他的心裏就如一個在

地獄裏受難似的痛苦。在萬哩前面海上所發生的事，他都好像是眼見似的，一覽無餘了。以前他還是見習士官的時候，曾經在西班牙海遇過船難，那幾個鐘頭的苦痛，叫他永遠不能忘記。此刻他知道奧拉年艦上的六百決死的人們都望他來援，可是他卻讓他們在羅波的海裏各自掙扎。在他胸前的衣袋裏，他還能覺到他兒子寫給他的那一封信。他那時所說的話，又帶着那不可抗的運命的殘酷，浮上他的心來了：——「個人的命運，算不得一回事！」可是他的兒子，還很年輕。他當然有權利要求有一點快樂和幸福吧？老頭子憤憤地想把這些思想從心裏掃開，可是掃除不掉，剛攆去又來了。……反覆地來到這坐視在四五個鐘頭以內，使德國的幾百個女子成爲寡婦，使幾百兒女失掉他們的父親的老上校的心上。

發狂似的痛苦，繼續攻擊着他的頭腦，——心裏是很想去救而職責上又不得不殘酷地說「不，」這兩者猛烈地爭鬪着。

傳令官又來了。T一〇一五號報告閉塞船五號、七號、九號都沉了。南方的海口完全閉塞住。

「北方的海口呢？」

「T一〇二一號擱淺了。」波克突然掉過頭，看他手上的錶。再過一點鐘，天就亮了。如果到

那時，船還在擱淺，那麼它就完了，也就和奧拉年艦一樣，受同樣的命運。這一隻船此刻大約在作他們的最後祈禱，而且無線電也不通了。

黑暗的夜裏，就好像妖魔鬼怪們在活躍着一樣。淒慘的煙雲在否運的黎波港頭上顛動着。火焰直是飛射……沿岸幾十哩都回響着敵軍的炮轟聲，其中也夾着攻擊者的大炮。

這些，波克上校都感覺到。可是他的靈魂上已負了一個重荷——永遠負着的重荷，一直要到他長眠在地下爲止。

終於接到一個無線電信：「T一〇二一號已經從擱淺中出險，一切的閉塞船都照着命令完全沉下了。」

於是，波克上校轉身過來：「打無線電給各艦，以全速力去救援奧拉年艦。」

在晨興的第一道曙光裏，各艦掉轉船頭，向着濃霧中駛進。

在船下面，一片鬧嚷嚷的活氣。火夫們半裸着的身上，汗水就如水似的流着。汽鍋的門，灼得通紅。鏟煤的鐵鏟，跟着「鏟煤進去」的號令，不住地鏗鏘地響。

他們現在是駛回去了，留在他們後面的，是一片濃厚的黑煙，正像旗子似地張開着密佈海

面。巡洋艦的艦體顛抖着，動搖着。魚雷艇隊早已消失在濃霧中，駛着二萬五千的馬力，老遠老遠已經駛在前頭去了，把這隻老朽的司拖爾普艦丟在後面。

官長們一羣羣站在司令臺前，都在盡力地抑壓着他們的感情。那些偷偷跑在甲板上換一口新鮮空氣的水夫們，不知道他們是在焦愁。可是他們間的確共有一個感情，是誰都抑止不住的。他們閉塞黎波港的勝利，已經忘掉了。他們所想的是六百個人因此而犧牲。但是他們還懷着一縷希望，還想趕去救援。也許奧拉年艦的殘餘，還在海裏的什麼地方掙扎着。也許還有時間去救他們。

又接到一個無線電信：「T一〇二一號已達到奧拉年所在的地方，在水裏檢得該船的一根救命圈和一頂帽子。」

司令臺上，又是一陣長長的，窒息的沉默。波克上校簡捷地點頭示意知道了；什麼也不說。他的短而瘦的軀幹，站在司令臺旁，兩手緊緊地握着。他沉默地，不關心地向着海望，那海已奪去他唯一的獨子了，他知道是他的責任，他知道許多人一定要責罵他見死不救。可是他也明白，如果再第二次像前夜的那種情形時，他的幹法，還是不變。在國家與國家決死地相爭的時候，個人

的生命，縱令是幾千百個個人的生命是非爲其餘的國民犧牲不可的。

他們已挨近德國的領海。波克上校只到船室裏去幾分鐘。上尉來請他去共餐的時候，他只叫他去和他們吃，他自己不要吃，也不要休息，至於和別人談話，那更是不可忍的事。他還沒有完全支配着他的感情，再過一會當上級官要問他一切情形的時候，也許會好一點。

幾點神祕的電花，從遠處又傳來一個消息。青年無線電技手走到司令臺上校的面前來，把無線電信交給他。上面是：「奧拉年艦的人員，已救到六百三十五人。船於午前七時三十五分沉下。——馬林堡艦發。」

波克上校默然地讀了這個消息，接着伸着兩手去抱着頭，好像這消息要使它爆裂了似的。其餘的將官注視他灰白的臉和他深陷下去的眼睛和眼睛裏的光芒。當他把帽子脫下來的時候，頭上的髮已經全白了。可是他仍是一點不流露他的感情，沉默地走回他的船室去。

這可喜的消息：登時如旋風一般，傳遍了全船，自從離開黎波港以後，就如化石似的船員們，此刻恢復得更爲精神，從汽罐室起到機器房，從前面到後面，一片歌聲，歌唱起普魯士的上帝的讚美歌：

忠實的和決斷的，生的和死的，

我們全都要真誠地來服事你。

我們要犧牲我們的性命，

爲祖國的黑白紅三色的國旗。

司拖爾普艦靠港的時候，已經又是晚上，它和馬林堡艦相鄰地停着，這隻船上救來的人們已在甲板上整列着，預備登岸。

夜裏漆也似的黑，遠處一聲長長的汽笛在叫，可是波克上校一點也不關心。他正向馬林堡艦走去，去謁見海軍總司令，他得對他說明他何以不……

但是總司令官不要他說完，就伸出手來和他握手：

「我一切都知道了，波克。魚雷艇的司令已經報告過你的行動很是。我已經具文報告給聯合艦隊總司令，他很高興你這麼辦……但是……天呀，波克……我真不願處着你那一晚上的地位！……」

司令的聲音，有點顫動，即刻這小房間裏充滿一種奇怪的緊張和壓迫的空氣，馬林堡艦司

令官的臉色，他的參謀長的臉色，現出痛苦而嚴重的樣子。司令官停了一下，很不自然地……

外面，港船的信號已在叫着。在他們的頭上，聽見被救者們離開本船的脚步聲，司令官又開口說話，他的聲音深沉，更爲低壓，已失掉以前的那種流暢了。「波克，我剛說過的，你做得很對。你已盡了你被托負的職責。國家在爭生死存亡的時候，我們個人算得什麼呢？我們是國家的僕人，遲早我們都得効命的……我知道你相信的……這戰爭也許要奪去我們的一切，就連我們最親愛的……我們的生命，兒子……」

波克輪流地望着他們。他們的臉在一片紅霧裏面，似乎都不像原形了——紅得就如那悽慘的一夜，當他不得不下一個決心時，那煙霧和火焰的紅色一樣，他的手急遽地握住胸口，那裏他還保持着他兒子的來信。接着一陣冷冰的恐怖襲到他的身上來了，雖然他的額上是那麼水也似的出汗。

「司令，——你想告訴的到底是什麼？」

司令靜靜地回答：「你的兒子和八個人殉職而死了；他們克盡厥職，一直守到船沉。」

司拖爾普艦的艦長復又恢復了他的原狀。他穩定地走回他自己的船去，一路機械地向那

些對他敬禮的人回禮。當他走進自己的船室來時，不知從什麼地方，傳進一陣手琴的聲音，奏着水夫們通常在戰後奏的一首陰鬱的歌曲。

波克上校默然地，不關心地聽着。他並不命令那個奏琴的人停止。他想起他兒子的妻子此刻已成了寡婦，又想起她未生的嬰兒，今後是沒有父親了。但是這些也就像那歌聲一樣，都是很遠很遠的東西。他的鐵也似的精神都把它驅逐開去，站起來向祖國敬禮。

盲中尉

格拉彭霍斯特作
林淡秋譯

這種晚餐前的傍晚幽靜的時候，靠在公園裏舒適的長靠椅上，是非常愉快的。那喧鬧的午後音樂會，那些且談且笑的人們的散步，都過去了；那些雜亂無章的談話的高度的緊張，那些從茶桌上，船埠上，飄來的偶然的問候，也成過去。網球的競賽，也終局了。這種高度的緊張，在它的本質上，同這些日常的俗務，同那些老是留給他一種苦痛的孤獨之感的和別人偶然的接觸，完全無關。這種緊張僅僅存在於他和她兩人的中間，她，這個在他身邊的婦人，當他同她單獨在一塊兒的時候，他就感到愉快，感到和諧而協調，但當他倆同別人在一塊兒的時候，她就彷彿在規避着他，彷彿變成了一個生疏的客人，其實變成了這生疏本身的一部份了。

這個瞎子——在一次戰役中弄瞎了的，這次戰役，我們得當心別要再提，或者得用體面的詞句來說述它，掩飾它——所以感覺到自己同那個心愛的亮眼人分離開了，並不是由於嫉妬所致。那種漸漸臨到他倆中間來的，並不是猜疑，無論如何不是在人類中間非常普遍的那種惴惴不安的嫉妬的猜疑。他對她的感情太真摯了，太堅定了，決不會發生此種猜疑的。他太感激她

了，太信任自己對麗娜的愛了，也許太缺乏熱情了。不，決不是猜疑，他倆中間的那種緊張，他愈弄愈清楚地感覺到的那種緊張，是另外一種東西。在他寂寞的時間裏，他因無可奈何地意識到那道深坑而接受着痛苦，這道深坑，也許可以架上許多橋梁——愛和同情的橋梁，感激的橋梁，諒解的橋梁，以及自願犧牲的橋梁，但它現在依然是一道像原來一樣深不可測的陷坑，兩旁永遠存在着兩個不同的世界。

在這公園裏休息一下，在一所旅館的客商們很少到來的地方休息一下，靠在皂角樹和菩提樹的陰影裏，不時飄來清淡的樹香，這是很適宜的事情。這種黃昏的寧靜安慰着他，雖然他的思想老是回返到他那不能解決的問題上，他依舊能聽見畫眉鳥的叫聲，大海的吼聲，以及偶爾被微風帶來的孩子們的聲音的悅耳的節拍。

最少，有一次不要人保護，獨自個到這裏休息一下，稍稍躲避一下那種綿綿不絕的看護，那種立刻就要給他驅入絕望中的牽掛，倒是很不錯的。他暗中漸漸兒恨起這種牽掛來了；它無時無刻不侵擾着他；週遭的萬事萬物，一切言談舉動，甚至一切思想，都被它歪曲了，糟蹋了。所有的情緒都被它所淡化，而失却原來的滋味了。個個人都用一種小心翼翼的溫柔態度對待他，俊醫

院裏的女看護一般他無論如何不會受到什麼痛苦，凡是足以使他聯想起那道把他從其餘世界隔絕開來的鴻溝的事物，都不使他知道。他很坦白地承認有一個時期，他把這一切都認作自己命運的慰藉物，爲了這種同其餘世界的隔絕，爲了這種在他瞎眼面前扮演着的溫柔的假生活而表示感激。有一個時期，他把這個世界的絕滅看作一種崇高的事情，把自己眼前的黑暗看作光明的使者，把這個婦人的無私的愛看作一種他不該享受的恩惠，這恩惠，任何人都不配享受的，它使毫無意義的事物生出意義來，它使人湧起熱烈的義務心，使他去忍耐和克服不能忍耐的事情。現在有些時候，他還是覺得這樣的。但同時還有更多來復不斷的時候，他又被那種可怕的認識壓倒了，他認識了這一切的無謂，認識了對於愛的犧牲已感到極度的厭倦，認識了這種徒勞的掛慮，已經很够了。這一認識慢慢兒在他心裏證實了這樣一個疑竇：那罩在愛和同情的外衣裏的，原來是一種責難，一種祕密的，隱藏着的責難，一種永不會公開的滲透在血液中的怨恨。

滲透在血液中的怨恨嗎？他反省着這一語句的意義。難道有這樣一種怨恨存在於他和她的中間嗎？這不是就是所謂熱情嗎？可是在他倆的結合中，不是很少有熱情，熱情這東西不是在中間嗎？

他倆非任何東西所能影響的純真的互愛範圍之外的熱情嗎？

不對，不是這樣的。他對這個婦人的愛，不是沒有熱情在內的；熱情在他倆中間奔流着的富有磁性的洪流中發揮了自己的作用，給與他們那些樂意忘形的沉醉的時刻。不錯，熱情在他們的戀愛裏本來並不是決定的要素，也不是他倆中間首要的吸引力。雙方最初的感應的發源地，幾乎完全不在熱情的範圍內的，這種感應發源於一種靈性，只有那種對於人類和大事變之深切的共通的悲痛，那種爲着在可怕的世界大事變之後找尋立足點，找尋新的發動力而激發起來的熱烈的共同的鬭爭所能產生的靈性。這種普遍的衝動，就是他倆的發動力，就是他倆共同生活的開端，他倆的愛的開端。他艱難遲慢地恢復了健康，同時就是她恢復了健康；從前在醫院裏，她以女看護的資格站在他的身邊，而如今在人生舞臺上，她也站在他的身邊，依舊陪伴着他，依舊是他的朋友，他的伴侶，而最後還是他的老婆。熱情固然不是決定的要素，但他此刻却很清楚地感覺到熱情已變得很重要的了，它已不可分解地織進了他倆的共同生活，他倆的愛中了；絕對不能夠忽視它，丟棄它了。他很清楚地感覺到他們雙方都變成不同的人了，隨着那擾攘時期的全部苦痛之消逝，他們的心靈也被重新改正過，重又承認那些被忘却了的，被抑制住的老

要求，這些要求真是執拗得可怕，竟執拗到使她赧顏的地步，他們雙方都沒有法子掩藏這些要求。

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他所以發覺她的顧慮，她那有增無減的罣念，是非常痛苦的；彷彿那種隱祕的責難發展成了一種強自隱忍的憤慨——一種反抗自身上的桎梏的憤慨，這種桎梏是命運在一個已經過去了，已告結束了的時期丟給她的，這種桎梏正如一筆舊賬簿上的陳賬，再要她負這筆賬的責任，是很不公平的事。

他知道這種東西不是在她心中，却是在他心中開始發動了，這種對於他倆所缺乏的東西之貪求，這種埋葬在精神上的苦痛的山岳底下的欲望之爆發，他首先感覺到那些提示，而由於他日益加甚發覺了他倆的虛偽的徒勞，這些提示變得益發執拗，益發無可挽救了。他首先喚醒了她。他把她從模糊的自我犧牲的意識中，從那個擠除了慾念的靜靜的小世界中喚到外邊富有自信力的大世界的擾攘中。他夾在人叢中擁擠到旅行和社交的愉快中。他原是希望到這個人所共好的喧囂的海濱遊息處來的，而到了這裏，他又一直感覺到不愉快，除非他和她單獨在一塊兒，在她的起坐室中，或站在洋臺上俯瞰海面。他會在洋臺上一直凭到深夜，傾聽着下邊海

浪的單調的歌曲，海浪沖擊着旅館的龐大的突出的牆壁，有時把自己的浪花直送到他的身上。還有在午後音樂會散後的那個時候，對於他也是例外的，這個時候，他就獨自個來到這裏公園裏，靠在皂角樹底下的長靠椅上，一邊沉思默想，一邊傾聽着畫眉鳥的叫聲，大海的隱約的濤聲，以及沙灘上孩子們偶然的叫聲。是的，這個時候雖然短促，而對他却是例外的。

今天，事情是完結了。他已經聽見玻璃廊壁上的門開了，能見沙地上的脚步聲——這些脚步實在向他走得太快了，刺破了他平靜的幽寂，使他不得不重又激動身心，而回復了那種和別人接觸時所特有的緊張。他辨認出有兩種不同的脚步——一種無疑地是她的脚步，另一種是一個客人的脚步，這種脚步，已被他聽熟悉了，雖然同他無大關係。他的神經變得太銳敏了，他的聽覺也太靈敏了，而同時他又無法阻止這種事情。

麗娜在散步場碰到衛爾斯脫先生。她在他的汽船裏消磨了整個的下午。

『空氣不是很醉人的嗎？人們很可以嘗嘗它的滋味。』

『這些皂角樹的香氣多麼濃烈呀？』麗娜說——『簡直太濃烈了。你不覺得厭煩嗎？』

當他一邊回答着，一邊挽住麗娜的臂膀，沿着石子路走回旅館去的時候，他想到：『你爲什

麼不說天空正在閃耀着蔚藍？爲什麼不說當海鷗投入了天空，成了蔚藍的金光中的銀色小點的時候，你簡直不忍仰觀？你爲什麼不把這一切說出來？你爲什麼把它掩藏在自己的心裏，把它祕密起來？你爲什麼再度把我關在這世界之外？你爲什麼要企圖對我把它掩藏起來，而使我湧起孤寂之感？這不是就是那種對於承認真實的害怕，那種隱祕的責難，那種對於我倆間不能寬恕的事情之虛偽的寬恕？」

他倆在飯廳的門口碰到那個退職的文官，文官拍拍他的肩膀。「哈囉，我親愛的烈士！你好嗎？這真是愉快極了——很難得的。你當然要同我一塊兒吃吧？我去選定一張椅子。我們要另選揀一所舒適幽靜的地方，喝一瓶好酒。」

我是他的病人嗎，烈士反省着。我難道還是那個躺在十六號病牀上的受傷的官佐嗎？他有什麼理由可以這樣熱切地向我問候，叫我『我親愛的朋友』請我分享他的好酒？他自然瞭解這位親愛的，和善的老先生的，他知道那些年富力強的人們是喜歡跳舞和娛樂的；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世界。我們兩個人沒有資格加入他們的隊伍——一個是害着痛風病的六十多歲的老

人，另一個可憐蟲又是戰爭的犧牲者，一個瞎子。我們兩個人是合得來的；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

世界呀！我們的世界，我們這一小瓶的酒！

雖然這些思想掠過他的腦際，但他表面上還是說些愉快的話，同這位老先生握手，對方就更熱烈地握着他的，隨後他重又挽住麗娜的臂膀。

當他們走進飯廳的時候，他轉臉對着衛爾斯脫先生——爲什麼他不走在麗娜的右邊？他們爲什麼反常地把他夾在中間呢？——「你也來呀，衛爾斯脫先生，你不願意嗎？我的妻子具有一種跳舞熱的，我們坐到卡來的檯子上去吃。做起舞伴來，你無論如何總比我好些。」

他很隨便地說出這些話，好像這是世界上最平常不過的事情，而衛爾斯脫先生呢，也帶着同樣隨便的神情回答他。但這個緊緊挽住他美麗妻子的臂膀的瞎眼軍官，並沒受人欺騙。他知道這種事情並不是像他們三人所假想的那樣容易，那樣便於實行。他知道要實行這種事情，必先默認他倆中間存在着兩個不同的世界，默認他倆的結合是有點勉強的，默認那種下意識的怨恨，默認那種血液中的叛逆。是的，這可以說是叛逆了；爲了他倆中間的祕密，那兩個人互相瞧了一眼，就要紅起臉來，烈士知道這種祕密，他幾乎洩漏出這種祕密了。他們爲什麼不承認它呢？爲什麼死守住這種虛偽的望慮爲什麼？爲什麼呀？

但他們儘在吃着，衛爾斯脫先生愉快地談着他在非洲的旅行，說述着使他們全體發笑的逸事，而麗娜呢，仍和往常一樣地無倦態，給他燻魚和小麵餅，或給他添上一點咖啡。現在，也像往常一樣，烈士竭力放出所有的手腕運用他的刀叉，要不倒了一點東西，要使一切都和常人一樣，教別人無可注目。他可以聽見侍者走來走去，可以聽見陣陣的談話從別張食檯上送過來。他不知道這一切人們的形貌究竟是怎麼樣的；他一邊竭力想像着他們，一邊又很有禮貌地傾聽着衛爾斯脫先生的話語，在應當發笑的時候就笑了出來，說：『那真是妙極了。』但這時在他腦子的背面，一直存在着一個同樣的思想——一個同樣的感覺：覺得別人們時刻地在注意他們，指點着他們。『你瞧見那裏那個瞎子嗎？』他們說。『他是愁鬱到極點了。他老婆是個很美麗的女子，那另一個男子似乎全被她迷住了。哦，是的，一個好人兒，一個外交官的隨員。你不能責備她的。她有權利再要求一點人生的幸福，這樣一個美麗的少婦，嫁給一個瞎子。這一定是可怕的。不過他總會讓她轉轉別的念頭的……嫁給一個瞎子……他能給她什麼好處呢……他能和道她什麼感情呢。他同外邊的世界隔絕開來了……』

他拿起麗娜給他預備好的那塊水果。哦，是的，他瞭解他們所說的話——這個瞎眼的可憐

蟲是瞭解的。關於外邊世界的一切，他都瞭解的；他感覺到它的美麗和繁雜，正如那種曾經分享過其中的一切而如今却同它隔絕開來的人所能知道，所能感覺的一樣。但這些原可使他安慰的記憶，又被他那種想在他倆中間無底的深坑上架搭橋梁的渴望所毒害了。這不單是叛逆或嫉妒。他對她的愛情太真摯了，決不容許那種下流的情緒闖進來的。他很知道那個隨員其實無大關係的，說也不能真正影響他們。他倆失掉的是他倆自己的世界，他倆曾經愉快地一塊兒出發走過這個世界。但這又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他是無能爲力了。他老在這樣兜着圈子。

晚餐吃好了；他挽着麗娜的臂膀從飯廳走到散步場，場上到處站着人衆，談話，抽烟，談着政治和商業，討論着被當晚晚報所發見的無可挽救的危局。衛爾斯脫先生去加入他們的隊伍了，而他們也回到自己的房裏。

麗娜取出他的衣飾——襯衫，領子和領結。她裝好一盆臉水，放好面巾和刮臉刷子，又把他的髮刷和梳子安置在近便的地方。

『現在我自己會洗了，謝謝你，』他說，接着他開了通到遊廊的門。一陣陰涼的微風從海面吹送過來。

『你一定要出去嗎，親愛的？你出去不是太難受了嗎？我們最好還是靜靜地停在這裏……』

她這種黑慮算什麼東西呢？他這樣疑惑着，當門扇在她聲音的反響中關上了的時候。這是那種良心上的自疚嗎，不是她的，不是麗娜自己的特殊的自疚，却是一切那些請他參加聚會的人，一切對他表示樂意，親熱和關係的人們的自疚？不是就由於這種普遍的內疚的同謀而使人這樣難堪嗎？這是值得的嗎？對於她，愛着他，嫁給了他，而且守護着他的她，對於他，對於一切那些人們，都是值得的嗎？全然是值得的嗎？他們的苦痛不是同他的一樣大嗎？他們也許比他更激烈地掙扎着，而挨受着更大的痛楚吧？他怎能知道呢？他不知道呀。他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努力，他們的失敗，他們的勝利呀。這種還能忍耐下去嗎？他能忍耐嗎？她能忍耐嗎？能夠嗎？能夠嗎？

他靠在遊廊的欄杆上，呼吸着辛辣的帶有鹹味的海上的空氣。

他應該容許這種生活嗎？他應該容受這種不斷的犧牲嗎？有什麼正當的理由為它辯護嗎？他們兩個世界中那一個有更大的生存權利，那一個比較正當呢？她的世界，活的世界，燦爛的，複雜的，自由的世界呢，還是他的黑暗孤寂的世界？當然是她的世界，不是他的世界呀。他為什麼遲疑不決呢？他既然永不能獲得勝利，為什麼不放棄了呢？他為什麼不把她丟給那個世界——那

個她有權利參加的世界，那個存在着愛和憎，熱和冷，美和醜，疾病和健康，生和死的廣大的完整的世界？他爲什麼躊躇不決呢？

駭浪在小小的海灣中疾湧起來；大海的隱祕的波濤醒覺過來了，它們的聲音澎湃着，它們的波頭高漲着，愈漲愈高，在一種不耐煩的期待中。

他的內心湧起了一種聲音，冷淡而且沉鬱，像漲潮一樣地澎湃着。『不要再煩惱了，』他說：『這件事你已經考慮够了。今天正和昨天一模一樣，而明天又像今天一模一樣。將來永遠有一個和善的老先生獻給你一小瓶美酒，當作你的世界。隨時隨地總有一點兒東西賞賜給你，一把靠身的圈椅，一點兒休息，一點兒倦怠，一點兒悲哀，一點兒愉快。樣樣東西都只有一點兒，永遠只有一點兒東西。決不會再有什麼完整的東西了。她將永遠替你取出衣飾，她將永遠對你表示親熱，她將永遠忍耐下去，她將永遠陪伴着你，你要她陪伴多久，就陪伴多久。但同時又永遠存在着另一個人兒——另一個男子——她對這男子一說話，就要羞紅着臉，就要感到不貞，就要感到男人的桎梏。生命將同她絕了緣，她將永遠感覺到生命在掙扎着。生命將被活活埋葬了，窒悶死了，帶着苦痛和渴望而被棄絕了。這樣豈是你所鍾愛的婦人的福利？難道她應得此種犧牲嗎？難

道她不配有更充實的生活嗎？現在同她結算了吧，就在今天，就在此刻。不要再思索了，不要再權衡估量了；幹吧，盲目地幹呀。幹吧，不要再思索了。」

他對着門扇傾聽了一息。此時他在欄杆上凭得更出了，愈靠愈出了。她此刻在叫喊他嗎？他讓自已跌下去了。

在他穿過空氣時最後一剎那的意識中，那個踟躕的疑竇侵襲着他。

「麗娜，麗娜，我幹了什麼事呀？你不是愛我嗎，麗娜？你的愛不是能把一切都克服了嗎？就是
我現在成了這樣的殘廢，孤獨地沉淪在黑暗的世界中，你不是還愛我嗎？在被那些罣慮和犧牲的橋梁聯接着的我倆中間，你不是更牢固地被束縛在它上邊嗎？你的愛不是超過我倆各自狹隘的世界，而把它們熔鑄成一個更大的世界嗎？我以為我是為你想的時候，其實我只是為我自己想。那種過去自以為是給你的恩惠，我現在把它攢開了；我過去以為自己在為你服務，這是欺騙你了；我此刻毀壞了那種過去原想給以解放的束縛。這太遲了，麗娜。此刻太遲了。我過去是錯誤的。」

戰
爭
小
說
集
終

標商冊註

